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

元　汪克寛　撰

閔公名啓方莊公子年九歲即位在位二年史記名開盖為漢景帝諱左傳閔公哀姜之娣叔姜之子也故齊人立之

庚申　惠王十六年

元年齊桓二十五晉獻十六衛懿八蔡穆十四鄭文十二曹昭公班元年陳宣三十二杞惠十二宋桓二十一秦成三楚成十一

春王正月公羊傳繼弑君不言即位孰繼繼子般也穀梁傳繼弑不言即位正也

不書即位內無所承上不請命也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閔公之幼而得立焉是內不承國於先君也按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去聲周禮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之注謂薨於國為位而哭之未有諸侯之薨而不告于王者也如昭七年衛襄公卒齊惡告喪於周職喪掌諸侯之喪以國之喪禮涖其禁令序其事凡國有司以王命有事焉則詔贊主人注凡國謂諸侯國有司謂王有司有事謂含禭贈賵之屬詔贊者以告主人佐其受之未有諸侯之子主喪而王不遣使去聲下同者也如文

元年王使叔服來會葬 昭七年王使成簡公如衛弔 今魯有大故不告于周閔既立喪而王不遣使是上不請命於天子也内無所承上不請命故不書即位正人道之大倫也 家氏曰子般者莊之大子雖非嫡子而受命於其父般而見弑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驟扳幼子而投之以國以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故春秋不書即位 張氏曰閔公以幼為慶父所立初不知子般不終之故齊桓若能仗義請于天子誅哀姜慶父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其國以致閔公為弑逆者所立故不書即位亦所以累齊桓也 ○劉氏曰左氏云不書即位亂故也非也去年十月子般卒今已三月亂亦定矣必若亂不成禮何以能朝廟乎朝

廟豈非即位乎

齊人救邢左傳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懐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穀梁傳善救邢也

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據穀梁善救衛善救鄭善救許善救徐善救齊善救陳之類救在京師則罪列國子突救衛莊六是也救在外域則罪諸侯狄救齊僖十八吳救陳哀十是也救在遠國則罪四鄰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文三是也救而不速救者則書所救以罪其慢叔孫豹救晉次于雍

於用反揄襄二十三是也救而不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怯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至遇襄十五是也愚按周禮大司馬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故列國有相救之義方伯有救患之權救者是則不救者非王師出救而諸侯不救外域來救而中國不救遠國徃救而四鄰不救皆辠也救而譏其次則著其怠於解紛也救而譏其至則著其不及於敵也孟子曰今有同室之人鬬者救之須被髮纓冠而徃救之可也同列諸侯之有兵是不異同室之人鬬也安得不投袂而起整兵赴難邪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陳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於救兵而書法若此聖人

之情見音現矣其稱人將去聲卑師少也張氏曰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興救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袵之功歸於管仲葢救諸夏卹同悪皆管仲發其端也王氏曰說者謂邢被伐踰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經莊三十二年冬書狄伐邢此年正月書救邢則桓公之救未為緩矣救邢之初齊獨出兵將卑師少既而狄又入衛其勢益張齊恐其乘勝遂滅邢也於是帥諸侯之兵共救之邢幾亡而復存者小白之功也

夏六月辛酉葬我君莊公左傳亂故是以緩穀梁傳莊公葬而後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愚按魯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期惟桓公見戕於齊九月而後葬昭公客死于外八月而後葬莊公之薨至是十有一月而始克葬葢以國亂子弑嗣君幼弱危不得葬也說者謂子般非弑誤矣○

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落公穀作洛左傳請復季友也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待之穀梁傳盟納季子也杜氏曰落姑齊地季子來歸左傳嘉之也公羊傳其稱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何喜之也穀梁傳其曰季子貴之也其曰來歸喜之也程子傳莊公既薨子般被弑國人方危而慶父未討公子友賢而在外國人思得以安社稷故公為落姑之盟以請復之來歸書曰季子而不名異其文以嘉之也

按左氏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其曰季子賢之也杜氏曰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於社稷為國人所思故賢而字之范氏曰子男子之美稱其曰來歸喜之也范氏曰大夫出使歸不書執然後致國內之人不曰來今言來者明欲遂去同他國

之人也言歸者明實魯人也國人懼其遂去令得其還故皆喜曰季子來歸啖氏曰不言歸自陳齊命也

自外至者為歸是嘗出奔矣據左傳奔陳何以不書莊公薨子般弒慶父主兵勢傾公室季子力不能支避難乃旦反而出奔恥也魯國方危內賊未討國人思得季子以安社稷而公為落姑之盟以請於齊則是賢也春秋欲沒其恥故不書奔欲旌其賢故特稱季子聖人之情見音現矣陳氏曰其稱季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斯以美稱稱之也季友酖牙以立般也而慶父卒賊般於是奔陳閔公立尚幼盟齊侯于落姑請復季友未知孰為之也慶父為之則

閔公不弑以閔之見弑則非慶父之意而國人為之也國人之欲歸季子以巳亂也而季子雖歸俄而慶父弑閔公於是以僖適邾則國人何賢于季子微季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絶慶父之篡不成莊公之統不絶者季子在也是故奔陳不書如邾不書全季子也陸氏曰季友之出不書者慶父之難季子力不能正違而去之權也君立見召而來義也故聖人善其歸不譏其去以明變而得中進退不違道也臨川吳氏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友出以避禍此時慶父秉外權哀姜為内主蓋唯恐季友之歸閔公九歲爾孰能奉之出會霸主而為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於國能如衛之石碏深謀祕計告于霸主請復季友故桓公以霸令召閔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季友之意出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復之既盟之後桓公使召諸陳而閔公次于郎以待之若不敢背霸主之盟而

使季友得以歸魯者季友以霸主之重則慶父不敢去之矣張氏曰邦之杌隉有親且賢孰不賴之季友遏惡於初萌子般之亂力不能討而遂去之非其罪也故魯人思之齊侯從閔公之請而召之歸魯春秋從諸侯昆弟之例特字之而書來歸所以著季子足以為國之輕重而叙魯人喜其來歸之情也

隱惡而揚善舜也樂(五教反)道人之善惡(去聲)稱人之惡孔子也為(于偽反下同)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春秋也(本公羊)明此可以蓄納汙(音烏)之德(左宣十五川澤納汙)樂與人為善矣其不稱公子見(音現)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堯敦九族而急親賢退嚚訟周厚

本枝而庸旦仲黜蔡鮮音仙義皆在此而親親之殺所賣反尊賢之等著矣此義行則内無貴戚任事之私外無棄親用羈之失左傳昭七年單獻公棄親用羈十一年親不在外羈不在内而國不治去聲者未之有也此春秋待來世之意愚按朱子謂夫子書季子恐只是如取管仲之意但以其後來有功於社稷故取之又謂成風聞季友之繇乃事之自是大惡春秋不貶之而反褒之其書季子或是聖人因史舊文竊疑左氏所載占筮之辭多不可信茍謂季子非美之之辭然二百四十二年列國大夫惟季子高子以子稱聖人必有深意也

冬齊仲孫來左傳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

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

仲孫齊大夫也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孫同愚按左傳昭四年云齊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蓋仲孫乃無知之後尊王發微以為天子之命大夫未詳是否其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見音現桓公使臣不以禮仲孫事君不以忠也按左氏齊侯憂魯使仲孫來省難乃旦反下同何以言使臣不以禮也鄭有弑逆則當

聲罪戒嚴修方伯之職以奉天討而更居孟反使計謀之士窺覘癡廉反虛實有乘亂取國之心則使臣非以禮矣仲孫歸曰不去起呂反慶父魯難未已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何以言事君不以忠也陳恒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方强姑少待之也不勸其君急於討賊而俟其自斃則事君非以忠矣使慶父稔惡閔公再弒則桓公與仲孫始謀不臧之所致耳劉氏曰桓公不務修霸主之義討有罪扶弱國而更使智計之士覘伺虛

賓令慶父極惡魯君再弒此由桓公仲孫謀不臧之蔽也故奪其君臣之常辭以見君使臣不以禮臣事君不以忠聖人法之所禁也故陳恒弒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豈嘗沮其君以齊入尚强待其自斃哉

直書曰齊仲孫來交譏之也

通旨不稱齊侯使仲孫又書曰來譏之也問魯可取者齊侯之心侯其自斃者仲孫之策故兩譏之以其猶曰務寧魯難而親之是以書字春秋筆法有輕重若又不書字則當時假有勸齊侯因亂以取其國者則無以貶之矣趙氏曰病桓公而嘉仲孫也陳氏曰書來譏也仲孫之來覘魯也莊公薨子般弒閔公幼落姑之盟嘗請於齊僅能復季子而已而慶父夫人之志未可知也桓公不能正憫然使人以覘魯曰是可取乎桓公伯諸侯將因人之難以為利書來不書事所以病桓也張氏曰仲孫歸言魯秉周禮於此見周公之澤入人者深足以維持

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曰仲孫之智善於覘國而不能輔君速行方伯之義春秋雖貶仲孫而不名以為猶有以興於傾險乘釁者之可誅也永嘉呂氏曰仲孫雖不書名直言來而罪自見矣○啖氏曰公穀云是公子慶父疏之故言齊仲孫按齊之仲孫謂是魯之公子謬亦甚矣

辛酉惠王十七年 齊桓二十六晉獻十七衛懿九蔡穆十五鄭文十三曹昭二陳宣三十三杞惠十三宋桓二十二秦成四楚成十二

二年

春王正月齊人遷陽杜氏曰陽國名齊人逼徙之張氏曰漢志東海郡陽都縣是其國也蓋桓公之強力施於可取者如此家氏曰齊桓遷邢義也為其有狄難輔而遷之別擇善地以為之國都霸者之所得為也遷陽事不見於傳以書法而觀亦宋人遷宿之類蓋遷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之異名春秋所惡書以貶之曰降曰遷強其所不欲之辭也愚按陽國在今保定路唐縣齊人

遷陽以力逼而遷之也不地者自是不復見也邢遷夷儀非齊遷之乃邢人自欲遷也滅譚滅遂桓公初年之事也降鄣遷陽則不絕其祭祀矣存邢存衛存杞則興滅繼絕之意也伯者功過不相掩此之謂也○夏

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

禘徒帝反左傳速也公羊傳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三年矣曷為謂之未三年三年之喪實以二十五月其言于莊公未可以稱宮廟也吉禘于莊公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三年也穀梁傳吉禘者不吉者也喪事未畢而舉吉祭故非之也

程氏曰天子曰禘諸侯曰祫其禮皆合祭也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此之謂禘禮記大傳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

於其君于祫及其高祖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禮不王不禘儀禮喪服傳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趙氏曰據大傳喪服小記則諸侯不得行禘禮明矣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猶謂未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所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而便以始祖配祭也此祭不兼羣廟之主為其疎遠不敢褻狎也陳氏曰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皇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甚遠者若時祭及祫祭止於太祖禘又祭祖之所自出如祭后稷又推稷上一代祭之周人禘嚳是也成王賜魯重祭故得禘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之諸侯

無所出之帝則止於太祖之廟合羣廟之主以食此

之謂祫公羊文二祫祭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曾子問祫祭於祖則祝迎四廟之主王制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為常愚按公羊言大祫之禮曾子問乃時祫之禮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所賣反也劉氏曰不王不禘禘之為王禮明矣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虞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顓頊夏之所自出黃帝也而祖則禹商之所自出嚳也而祖契周之所自出嚳也而祖文王令魯既用天子禮樂而祖周公故其禘也則主文王矣禘者帝也帝者天子之號也諸侯不得祖天子故禘不及諸侯也天子禘諸侯祫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通旨諸侯有祫无禘然尊而天子畢而大夫亦間有言祫之名皆為合食於其祖而言爾非別有祫祭之禮魯諸侯爾何以

有禘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賜魯公以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上祀周公魯於是乎有禘祭春秋之中所以言禘郊不言祫也以上並程子語明堂位成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祭統周公旦有勲勞於天下周公既沒成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之以重祭大嘗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然則可乎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見禮運朱子語春秋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五峯胡氏曰周公立為經制辨名分於毫釐間將行之萬世而身沒犯之將行之天

下而子孫違之豈非周公之衰乎通旨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言天子諸侯有先也七世之廟天子之先則有天子祀先之禮五世之廟諸侯之先則有諸侯祀先之禮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周公之廟則非所以事乎其先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或者疑之而問其說則曰不知者禘國之大事也夫子居是邦而不私議其國事於禮然也其作春秋則因事而書以志郊禘之失知其說者則知聖人之志矣

禘言吉者喪未三年行之太早也何氏曰莊公薨至是適二十二月杜氏曰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莊公喪制未闋而吉祭又不於太廟故詳書以示譏髙氏曰初魯之喪莊公也既葬而絰不入庫門士大夫既卒哭而麻不入則當時君臣雖未終喪蓋皆吉服矣豈獨禘為然哉

于莊公者方祀

于寢非宮廟也左傳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杜氏曰新主既立特祀於寢趙氏曰魯之用禘蓋於周公廟而上及文王文王即周公之所出也故此祭唯得於周公廟為之閔公僭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耳不追配文王也愚按檀弓虞祭之明日祔于祖父曾子問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注云先祔之祭名然則莊公薨已踰年主當祔廟但不當吉祭今曰禘于莊公蓋以吉禮特祀于寢耳一舉而三失禮焉春秋之所謹也永嘉呂氏曰魯禘非禮春秋書之則不勝書於其失禮之中又失禮焉則書之陳氏曰以其不勝譏譏其甚者耳家氏曰禘禮當行於太廟今禘于莊公將屈太祖羣廟之主而就莊公以行禮乎則為屈尊從卑悖於禮者也若特於莊公而不及太祖羣廟之主烏在其為審諦昭穆乎此失禮中之失

禮若夫以諸侯而用天子之禮魯國行之已久不足譏矣張氏曰魯禘非禮葢雖先王所賜而止可用於周公之廟趙氏程氏言之詳矣今喪未三年主未遷祔嗣君幼弱而以吉禮盛樂用於神主忘哀僭上反易人心何秉禮之有此葢出於哀姜慶父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僭禮之所得比矣臨川呉氏曰莊公薨喪未二十七月而遽吉祭僭用禘禮之盛樂非別有所追享而降莊公為配食也其時閔公幼事出亂臣淫妻之所為無知不孝非禮非義而其名非實一舉而五惡具書法五字諸罪畢見真聖筆也秦溪楊氏曰閔公喪未畢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又不於周公之廟而禘之禮始紊僖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敘昭穆用致夫人於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魯之有禘行於周公之廟已非禮矣况僭用之於莊公又禘于太廟以致妾母可以謂之禮乎

時之祭有禘之名蓋禮文交錯之失趙氏曰周禮記四時祭名云春祠夏礿秋嘗冬烝公羊亦同毛詩云礿祠烝嘗于公先王協韻故云爾其實祠礿嘗烝禘非時祭之名王制祭統春礿夏禘祭義春禘秋嘗鄭玄注皆云夏殷禮周以禘為殷祭故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春禘而秋嘗鄭注禘當為禴夫禮記諸篇或孔氏之後末流弟子所撰或是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為之見春秋禘于莊公遂以為時祭之名見春秋唯兩度書禘一春一夏所以或謂之春或謂之夏各自著書不相符會鄭玄不達其意故主異說且祭統篇末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嘗禘是也何得云夏殷禮哉左傳云烝嘗禘于廟又云禘于武宮信宮襄宮又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祀蓋見經書禘于莊公以為諸廟合行之皆妄引禘文但據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爾愚按閔公禘以五月乃夏之春三

月僖公禘以七月乃夏之夏五月故記禮者或云春禘或云夏禘以禘之時交互不同遂誤為時祭且魯祭非禮其祭祀之時皆未可據以為當也如桓公五月烝乃夏之三月八月嘗乃夏之六月亦可謂春烝夏嘗乎然先儒所論禘禮程子與文定又以為合祭宗廟之主而朱子師友從趙氏以謂不兼羣廟之主矣朱子謂程先生云禘是禘其祖之所自出并羣廟之主皆祭之恐未然顧古禮盡亡不可詳考趙氏據記之大傳小記程子因漢儒之說而分禘祫其謂禘為合祭與不合祭雖不同然皆推其始祖所自出而非諸侯所得祭也若纂例譏左氏妄引禘名以經證之所云禘于武宫經止書有事云禘于僖公而經書從祀則不可信明矣其曰晉人禘祀而又録晉人之言曰魯有禘樂苟諸國皆有禘則曷為唯魯一國有禘樂耶○劉氏曰公羊公未可以稱宫廟非也此直就莊公主耳

秋八月辛丑公薨公羊傳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弒也孰弒之慶父也穀梁傳不地故也

按左氏初公傅奪卜齮魚綺反田公不禁慶父使卜齮賊公于武闈音韋魯史舊文必以實書據晉董狐書趙盾弒君齊太史書崔杼弒君其曰公薨不地者仲尼親筆也陳氏曰魯之春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弒公于武闈聖人修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弒君父之大衷也則何忍言之是故書薨而不地且不葬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閔所獨也然則雖諱而亂臣賊子之獄具矣觀於删詩在諸國則變風皆取在魯則獨編史克之頌魯頌小序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愚按朱子謂魯無變風非夫子所削故左傳所記當時列國賦詩及吳季

札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今考圃生之杞藏之狐裘皆諷刺之詩或魯人不陳其詩或夫子所刪耳或問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則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去聲下為父同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朱子注父子相隱天理人情之至也後世緣此制為五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肉之恩前地節四年詔曰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邢氏曰令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祖父者入十惡春秋有諱義蓋如此禮記明堂位稱魯之君臣未嘗相弒者蓋習於經文而不知聖人書薨不地之旨故云爾然則諱而不言弒也何

以傳信於將來曰書薨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弑之實何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如路寢小寢高寢臺下楚宮之類）獨至於見弑則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如漢平帝紀稱帝崩不言莽弑）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如魏高貴鄉公紀稱成濟前刺帝刄出於背）而春秋之法不傳矣（張氏曰凡人於其父祖之辠惡尚不忍肆言之聖人書父母國之惡豈可同於他國）而不隱乎然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經兩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

已而不書地以變其常又比事屬辭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身齊家致後嗣再弑國幾滅亡雖欲諱之而實不可揜矣愚按或謂不地固見其弑終無以著亂賊之罪夫君薨必書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地之由則亂賊之罪無所逃矣況羽父再不氏於隱薨之前夫人孫慶父奔比書於閔薨之後鈇鉞之誅顯然于筆削之間矣或又謂慶父已殺何以不書葬令考慶父謚共而公孫敖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耳○劉氏曰公羊云殺公子牙令將爾季友不免慶父弑二君何以不誅將而不免過惡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逸賊親親之道也非也季子力不能誅故適逃他國爾設令季子力能誅之則慶父誅死矣穀梁云不書葬不以討毋葬子也亦非也所謂君弑賊不討不書葬言比其葬時向賊未討則不書葬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此陳

靈公是已不以討母

葬子何足為義乎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邾孫音遜左傳共仲通於哀姜哀姜欲立之閔公之死也哀姜與知之故孫于邾穀梁傳孫之為言猶孫也諱奔也

夫人稱孫閒乎故也不去起呂反姓氏降文姜也范氏曰文姜有殺夫之罪重哀姜有殺子之罪輕此輕重之差陳氏曰文姜無妻道哀姜無母道故文姜一見貶絕之哀姜再見而後貶絕也莊公忘親釋怨無志於復讎春秋深加貶絕一書再書又再書屢書而不諱者以謂三綱人道所由立也忘父子之恩絕君臣之義國人習而不

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之親矣莊公行之而不疑大臣順之而不諫百姓安之而無憤疾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叔牙之弑械成於前慶父之無君動於後圉人犖卜齮之及交發于黨音掌氏武闈之間哀姜以國君母與音預聞乎故而不忌也

愚按莊公之娶哀姜納幣觀社逆女屢往以致其勤丹楹刻桷用幣以示其侈而哀姜不與公偕至悍然驕狠之態已見於薦舍之時矣盖哀姜習聞文姜淫妓禍賊之行而莊公不能防閑則於莊公乎何有是以通乎共仲而無羞惡之心與弑閔公而無惻隱之心實莊公不知防微謹始有以致之

也然哀姜孫邾不去姜氏者文姜孫于宗國不削姓氏不足以見其罪哀姜孫于邾雖不去姓氏而絶之之意已著矣當是時魯君再弑幾至亡國其應去聲不亦憯七感反痛也乎春秋以復讎為重而書法如此所謂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臨川吳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邾者蓋有淫行與弑謀身負二惡自歉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莒左傳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公子出奔譏失賊也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莒雖殺之亦不書所以

嚴佚賊之責也閔公立而季子歸何以見弒慶父主兵日久其權未可遽奪也季子執政日淺其謀未得盡行也趙氏曰慶父弒子般季子不誅之者季子威令未著力不能爾非不討也設以聖人處之期音基月而已可矣季子賢人而當此能必克乎及閔公再弒慶父罪惡貫盈而疾之者愈衆季子忠誠顯著而附之者益多外固强齊之援去聲內協國人之情正邪消長展兩反之勢判矣然後夫人不敢安其位慶父不得肆其姦此明為國者不知圖難於其易去聲下同

為大於其細雖有智者亦不能善其後矣世儒孫氏發微

或言用魯之衆因齊之力以戮慶父其勢甚易而季

子不能故書夫人孫邾慶父奔莒所以深惡去聲其緩

不討賊則非也以絳侯勃之果陳平之無誤見揚子將

相並去聲交驩而内有朱虛外連齊楚以制諸呂庸人

宜易於反手然太尉已入北軍士皆左袒猶恐不勝

未敢訟言誅之也史呂后紀后崩諸呂欲為亂朱虛侯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陰告其

兄齊王襄令發兵已為内應諸呂使灌嬰擊齊嬰與齊楚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平勃令紀通持節矯

內勃北軍復叔酈商令其子寄說呂禄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曰為呂氏右襢為劉氏左襢軍皆左袒呂産欲入宫為亂至殿門弗得入徘徊往來勃尚恐不勝未敢訟言誅之注訟音公云誦說也況於慶父巨姦七百之侯國革車千乘明堂位成王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而三十年執其兵柄自莊二年帥師其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弘矣昭七蕞爾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而以為戮之其勢甚易此未察乎難易遲速之幾者也經書莊公忘親無復讎之志使百官則而象之亦不知有君父也而又使慶父主兵失馭臣之道是以至

此極故書孫邾奔莒為後世之永鑒也通旨問慶父弒二君何以不貶其公子與翬同曰翬不稱公子者為戒貴戚之卿主兵擅權之漸慶父書出奔罪自見矣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孫邾奔莒則知夫人姜氏公子慶父實弒公也張氏曰慶父與哀姜謀弒閔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秉禮之驗也方季友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氏慶父哉季友既立僖則當正慶父之罪致辟于甸人以致兩弒其君之討乃以賂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孟氏與叔牙同無輕重之別豈非邦憲之失歟愚按慶父繼弒兩君勢傾魯國顧不能寘君以自託而避罪出奔者蓋人人黨惡以為利則亂賊肆行而無忌憚人人知大惡之當討則亂賊無所容其身使無圉人犖卜齮之釁則子般閔公之禍未若是之亟也使季友適邾而龜蒙曲阜之衆無石碏雍廩之謀則共仲之奔亦未若是之速也然

則慶父之奔蓋自知罪大惡極有所畏於魯人之討既與伯國之誅而不得不奔耳然魯人求慶父于莒既至而縊當書剌慶父以正討賊之法今但書奔而不志其死則見魯人之不能以賊討矣慶父之立後不異於叔牙而公孫敖為卿無以異於公孫茲則魯人必納慶父之喪矣不書喪歸與穆伯異者豈非聖人以共仲弒逆罪非敖比而削其喪歸以絶之歟○陸氏曰穀梁云其曰出絶之也按例大夫奔皆言出不可別為義

冬齊高子來盟公羊傳高子齊大夫也何以不名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莊公死子般卒閔公弒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興師徒以言而已矣桓公使高子將南陽之甲立僖公而城魯或曰自鹿門至于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于吏門者是也魯人至今以為美談曰猶望高子也穀梁傳其曰來喜之也其

曰高子貴之也盟立僖公也不言使不以齊侯使高子也程子傳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稱高子善其能恤魯

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其稱子賢之也杜氏曰蓋高傒也齊侯使來平魯亂僖公新立因遂結盟故不稱使魯人貴之故不書名子男子之美稱何賢乎高子莊公薨子般卒閔公弒慶父夫人亂乎內魯於是曠年無君齊桓公使將去聲南陽之甲至魯而謀其國其命高子必曰魯可取則兼其國以廣地魯可存則平其亂以善鄰非有安危繼絶一定不可易

之計也高子至則平魯難（乃旦反）定僖公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于久而不絶曰猶望高子也（何氏曰久闊思相見者引此為喻美談至今不絶）聖人美其明人臣之義得奉使（去聲）之宜特稱高子以著其善其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也（劉氏曰魯君弑國亂上下莫相安齊桓公驚然有取魯之心使高子將南陽之甲而至者非伐之也非正之也非聘弔之也高子能深執忠臣之義勉其君於霸因事制宜立僖公而盟之魯國遂安以此見權在高子高子之為人臣忠也從義不從命矣常山劉氏曰不稱使者齊侯使高子來視魯而未定盟高子至而後結盟也陳氏曰不言使其誼有君之所不及也王氏曰魯危而復安者内則季子外則高子其

功一也春秋内外大夫之美者莫過於二子故皆以子稱也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奉使合宜受命不受辭義與楚屈完來盟不書使同愚按仲孫高子之來皆所以窺魯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言來則見其徒來覘魯國之虛實不能弭其亂也高子言來盟則見其不貪魯國之土地而遂能定其難也況比事觀之則仲孫來之後而閔公弑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寧高子盟之後則僖公立哀姜誅而魯國無事矣雖然仲孫字而不名則亦未足深責特無善之可録未若高子之安危繼絶有庸於魯耳又按來盟不稱使者三皆非前定然高子定難而存魯國屈完服義而從中國皆美之也華孫私交而無君命則貶之也事同而襃貶不同者宋魯無事而華孫私來結盟則罪也春秋屬辭之義以考上下文而觀之○劉氏曰公羊云不稱使我無君也非也齊高子楚屈完文義一也且慶父出奔則僖公已

立高子稱來盟則僖公之盟也何謂我無君乎盟于蔇齊無君文不沒公即魯無君何故沒齊侯哉

十有二月狄入衛懿左傳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及狄人戰于熒澤衛師敗績遂滅衛文公為衛之多患也先適齊及敗宋桓公逆諸河衛之遺民男女七百有三十人益之以共滕之民為五千人立戴公以廬于曹齊侯使公子無虧帥車三百乘甲士三千人以戍曹歸公乘馬祭服五稱牛羊豕雞狗皆三百與門材歸夫人魚軒重錦三百兩

衛康叔之後蓋北州大國狄何以能入乎臣昔嘗謂河南劉奕曰史氏記繁而志寡文中子史之失自遷固始記繁而志寡如班固書載諸王淫亂等事東平思王通姦梁王立與姑姦之類盡削

之可也奕曰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茨鶉音純之奔奔桑中諸篇鄘風牆有茨刺公子頑烝於宣姜桑中言淫奔之事鶉之奔奔亦刺宣姜何以録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丁佞反之方中之前龜山楊氏曰衛之淫泆醜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因以是説攷於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於殺身敗家而亡其國者也如齊莊陳靈蔡景之殺身秦呂不韋漢梁冀之敗家晉賈后淫亂隋煬烝陳夫人之亡其國唐高宗武后中宗韋后玄宗楊貴妃皆幾至滅亡然後知古詩垂

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於經筵不以國風進讀者殊失聖經之旨矣王安石

張氏曰衛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姜淫泆耽樂怠政習實為常公又重之亡形已具故狄人一至而渙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救而封之則康叔之後無噍類矣桓公迎其遺民立文公而為之建國家社稷此所以上書入也以衛為春秋初之大國才五十年淪於亡滅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禍不篡則滅可不戒哉愚按衛書入而不言滅或以桓公不能攘戎狄故為之諱或以為美桓公能存之故不書滅不以累桓公蓋桓公始雖不能却戎狄於衛未滅之先而猶能存衛於狄既滅之後其於興滅繼絕亦庶幾焉然此乃言外之意比事考之春秋凡滅而書入者或不有其地或雖有其地而不絕其祭祀也狄入衛秦人入滑楚子入陳吳入郢皆不有其

地者也公及齊鄭入許雖有其地而不絶其祀也宋滅曹而書入則惡曹陽之自取滅亡而不予之以亡國之善詞又春秋之變例也

鄭棄其師左傳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潰而歸高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清人公羊傳棄其師者何惡其將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將逐而不納棄師之道也穀梁傳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按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呼報反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烏路反之而不能遠于萬反下同使克將去聲兵禦狄於境愚按左氏不言禦狄蓋鄭之君臣以禦狄使克而實無却狄之志也陳其師旅

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見小序朱子曰孔氏以是詩爲公子素所作然則進之當作之進觀此則鄭棄其師可知矣高氏曰鄭伯以百姓之命授匪其人非棄而何盖人君之使臣也知其賢而使之則功必成不知其不賢而使之則事必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不知之當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賢而强使之不獨陷其身又棄其民乎張氏曰舜授禹之辭曰后非衆罔與守邦夫宗廟社稷主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盖一體也今以欲逺所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衆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關其心當時如楚如狄方有狡焉啓疆之心一旦乘罅擣虛則鄭必束手就亡

矣臨川吳氏曰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古人視民如赤子故平日教之習戰一旦不得已而用之於軍旅欲其完師而歸一無所損也今鄭無戰鬬之事乃使其臣將兵于外久而弗得歸致其衆潰散非棄其民而何哉

或曰高克進不以禮曷不書其出奔以貶克為人臣之戒而獨咎鄭伯何也曰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予奪惟我所制爾使克不臣之罪已著按而誅之可也情狀未明黜而遠之可也愛惜其才以禮馭之可也烏有假以兵權委諸境上坐視其失伍離散而莫之恤乎然則棄師者鄭伯乃以國稱何也二

三執政股肱心膂本書君牙休戚之所同也不能進謀於君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音煙用彼相去聲下同矣晉出帝時景延廣專權諸藩擅命及桑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敕者十有五鎮無敢不從者五代桑維翰傳出帝即位延廣用事與契丹絕盟維翰言不入陰使人說帝曰制契丹而安天下非維翰不可乃出延廣於河南拜維翰中書令樞密使魏國公事無鉅細一以委之數月之間百度寖理一制書指揮節度使十五人無敢違者以五季之末維翰能之而鄭國二三執政畏一高克不

能退之以道何取之為書曰鄭棄其師君臣同責也

家氏曰不責高克而責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責也陸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進退違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克見惡於君其罪易知也鄭伯惡其鄉而不能退之以禮兼棄其人失君之道也故聖人與其丈而深譏之也陳氏曰高克奔陳不書不足書也是故以鄭伯克段為義則太叔不書奔以天王出居于鄭為義則王子帶不書奔惡按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鄭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殲其衆非有能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身者耳比事以觀而知春秋示人自責之意深矣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一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録監生臣蔣繼勲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二

元　汪克寛　撰

僖公上 公名申莊公子閔公庶兄母成風夫人聲姜在位三十三年左傳成風聞成季之繇為事之而屬僖公焉故成季立之

壬惠王十八年齊桓二十七年晉獻十八年衛文公燬元年蔡穆十六年鄭文十四年曹昭三年陳宣三十四年杞惠十四年宋桓二十三年秦穆公任好元年楚成十二年

元年春王正月傳公羊何以不言即位繼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也其稱子何臣子一例也穀梁傳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

不書即位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也閔公薨夫人孫音遜于邾慶父出奔莒公於是焉以成風所屬章欲反而季子立之内無所承也嗣子定位於初喪而魯使去聲下同不告于周據昭七年衛齊惡告喪于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于魯據文元年叔服會葬毛伯錫命又明年服喪已畢而不見音現于京師上不請命也承國於先君者父子之倫請命於天王者君臣之義今僖公内無所承上不請命不書即位正王法也是故有四海而即天王之位者

受之於天者也有一國而即諸侯之位者受之於王者也受之於天者必奉若天道而後能保天下受之於王者必謹守王度而後能保其國通旨閔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季孫行父請命于周是亦嘗請命于王矣不書即位何也曰閔公之薨魯使不告于周亦不書周使至魯僖又不見于京師其上不請命亦明矣張氏曰僖公之即位在高子來盟之後桓公人為之誅哀姜不可謂不出於方伯矣然桓公不請命于天子正君臣之經以示天下之大義故僖公之立無以異於羣公而桓公止於霸術觀僖公不書即位以考時義當知反經之學有國者不可不明也○劉氏曰左氏云不稱即位公出故也非也去年八月閔公遭弒僖公自邾入為君至此久矣國內已粗定不應猶以出奔之故不

行即位禮也啖氏曰左氏云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若君出諱而不書昭公何以書乎

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救邢左作曹伯左傳諸侯救邢邢人潰出奔師師遂逐狄人公羊傳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程子傳齊未嘗與大衆此稱師責其衆可救而徒次以為聲援致邢之不保其國也杜氏曰次者援兵觀釁以待事也聶北邢地張氏曰戎引水經聊城縣東北有攝城按左傳聊攝以東杜註聊城東北有攝城恐傳寫之訛愚按今屬順德路

三國稱師見音現下同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譏救邢之不速也高氏曰救急辭也次緩辭也急而得緩辭著其救難不速也陳氏曰救不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狄伐邢於是三歲矣桓公足以攘狄而宿師聶北玩惡以待其弊故言次譏之也劉氏曰春

秋書次欲其急病拯危若頻師安次則失救國之義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陘美之也李氏集義善其重愛民命不速加兵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譏之也啖氏曰救者救其患難凡救患皆為美也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救邢之師先書次于聶北譏不速救而下書救邢言有成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魯君之命下言次雍榆罪叔孫也愚按救而書次者三次聶北救邢次匡救徐皆譏其怠於進兵而救患之不亟也救晉次雍榆則譏其怯於赴敵而救患之不勇也書次雖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救見聖人之情見矣其終能救救而次則遂不能救矣

故救患分災於禮為急而好去聲攻戰樂音洛殺人者於

罪為大又集春秋以用兵侵伐為戒獨至於救患解紛惟恐次止遷延而欲其速也蓋賊虐無辜視而不殺則人道必淪矣臨川吳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邢閔元年齊救邢蓋齊師進而狄退故不言戰狄師雖不逼邢然兩年之間以兵蹂踐邢衛之境二年冬破衛則狄勢愈張既入衛又移師于邢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邢邢不能支狄衆潰而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之家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使其疾驅而往尚能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邢遂潰矣然狄入衛毀其宗社國君死焉邢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救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譏其緩繼書救書城再敘三國以美其救不沒其實也○趙氏曰公羊云邢已亡矣蓋狄滅之按邢實未亡何得云亡又云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若實諱前年狄入衛何得書乎又云君其稱師何不與諸侯專封也按齊宋曹三國君實

不在但使師救爾何用曲為異說邢實未亡又何封乎又云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凡春秋得變之正皆變文以許之乃是文與何得云不與劉氏曰公羊云救不言次言次不及事也非也有救而次者有救而不次者有次而救者有次而不救者事自如此春秋明書之耳穀梁云言次非救也非救而曰救遂齊侯之意也非也若此當貶又何遂其意乎若當褒則次非救者非所褒也又云何用知其是齊侯曰曹無師曹師者曹伯也亦非也次於聶北其刺桓公之意已見矣何至又更齊侯曰齊師哉即實齊師又何以明哉且直言齊師曹伯有何不可先王之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即師也曹何以獨無師乎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公作陳儀后同左傳具邢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邢遷如歸公羊傳

邢遷者何其意也遷之者何非其意也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也其地邢復見也杜氏曰夷儀邢地張

氏曰河北邢州龍岡縣北有夷儀嶺愚按今屬順德路邢臺縣齊師宋師曹師城邢左傳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公羊傳此一事也曷為復言齊師宋師曹師不復言師則無以知其為一事也穀梁傳是向之師也使之如改事然美齊侯之功也

書邢遷于夷儀見音現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邢以自遷為文臨川吳氏曰邢國遭狄人二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諸侯之師具器用而遷之於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遷故不曰遷邢啖氏曰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中為附庸公羊云遷者非其意是也如邢遷於夷儀衛遷于帝丘或自請遷或自遷仍為列國故不言其人遷之但言其移國都而已公羊云遷者其意也是也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邢者

美桓公志義卒有救患之功也范氏曰復列三國美齊桓存亡國張氏曰邢雖已遷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守桓公因其既遷命三師為之板築使之足以守而居之安故再叙三師以見春秋以來悉力存亡惟有此舉得南仲城朔方仲山甫城東方之遺制臨川吳氏曰邢即夷儀邢既遷則夷儀乃邢國之所在故不曰城夷儀而曰城邢也不以王命興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外寇內侮夏天子不能正至於遷徙奔亡諸侯有能救而存之則救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興師者正能救而與之者權高氏曰始緩於救邢過也卒能城邢功也聖人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過掩功功過不相掩是之謂王法陳氏曰以齊晉之伯而狄伐

邢邢遷于夷儀狄圍衛衛遷于帝丘雖曰狄之暴横而桓文亦受其咎矣愚按狄伐邢而桓公能救邢邢遷夷儀而桓公能城邢狄圍衛而至于遷文公不能救而城之桓文之優劣見矣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左傳哀姜孫于邾齊人取而殺之于夷以其尸歸公羊傳夷者何齊地也齊地則其言齊人以歸何桓公名而縊殺之穀梁傳夫人薨不地地故也齊人以歸不言以喪歸非以喪歸也加喪焉諱以夫人歸也其以歸薨之也張氏曰夷齊地愚按今屬益都路壽光縣

夫人薨不地范氏曰夫人無出竟之事薨有常處其曰薨于夷故也高氏曰但書薨于夷則夫人不得其死昭然可見桓公名而殺之也何氏曰名夫人于邾

歸殺之于夷

其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魯也齊為盟主義得舉法是伯者之所以行乎諸侯也何氏曰桓公行霸主誅不阿親親劉氏曰哀姜與乎亂殺二子幾亡國齊桓討而殺之此上之所以行乎下君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

既誅其人又歸其喪何居音基魯欲拒而勿受乎則子無讎母之義受而葬之乎已絕者復扶又反得享小君之禮典刑紊矣故特書以歸而不曰歸夫人之喪以者不以者也沙隨程氏曰齊人以歸者以其喪歸于我或謂齊人取其尸歸于齊者非也既薨于齊地則以歸者歸于我也通旨

問齊人以歸是齊人於此時告魯許之以將歸姜氏歟抑齊人於此時送姜氏喪還魯也若此時送喪還則曷為至十二月方至據七月薨于夷至是半年方至何其久也曰齊人既殺姜氏魯人請于齊而桓公許之然後以夫人喪禮往逆之其曰以歸不必在薨之月也張氏曰自文姜弑桓公得逃致辟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四十年濁亂昏迷卒成再弑其君之禍至此齊桓舉方伯之職慶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惡失得之明驗也臨川吳氏曰哀姜襄女桓公以義奪恩必殺無赦與石碏殺厚義同〇愚按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喪歸魯竊詳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禮也經凡言以歸者歸其國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是也凡言歸者歸于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賵齊人歸公孫敖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公穀又謂以歸于夷然于夷在以

歸之上則自夷而以歸夷或為魯地或齊地雖不可考蓋殺之于夷而以喪歸齊國然後魯請而歸于魯耳不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自夷與至自乾侯同文乎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不曰齊侯而曰齊人討賊之詞也左氏謂齊人殺哀姜為已甚然先儒謂武后篡唐唐之臣子猶當廢為庶人而戮之況齊桓而不可殺哀姜乎

楚人伐鄭 荆始書楚左傳鄭即齊故也

楚稱人浸強也 愚按或謂前此稱荆人則為進之此稱人則以為浸強何也蓋來聘來盟則嘉其慕義於中國故曰進之侵伐中國著其陵暴故曰浸強也

莊公十年敗必邁反蔡師虜獻舞固已強矣然獨舉其號者始見音現于經

則本其僭竊之罪正其本封之名著王法也二十三年來聘嘉其慕義乃以人書二十八年伐鄭惡去聲其猾夏復扶又反以號舉至是又伐鄭也亦書人者豈許其伐國而人之乎會中華執盟主朝諸侯長長兩反齊晉其所由來者漸矣孫氏曰敗蔡入蔡稱荆來聘始進稱人伐鄭又稱荆今曰楚人伐鄭者以其兵衆地大漸通諸夏自此十數年侵伐用兵皆稱人焉張氏曰荆至是稱楚者盖荆乃州名商頌稱奮伐荆楚則楚亦其國舊名前此侵敗中國皆以州舉獨來聘稱人自此始稱號稱人則浸強而陵駕中國然終齊桓世雖伐滅小國止稱人者以桓之力猶足以制之也桓沒而宋襄霸然後始列於會

盟偃然主諸侯而春秋有以爵書者矣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人于檉檉勑呈反公作朾左傳盟于犖謀救鄭也孫氏曰楚人伐鄭故桓合諸侯于檉杜氏曰犖即檉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檉城張氏曰今宛丘縣也楚人伐鄭桓公不遽救而會諸侯謀之蓋楚方強而公謀制楚十全之策也○愚按經書會而左氏言盟傳誤耳杜氏云不以盟告恐非

九月公敗邾師于偃敗必邁反偃公作纓左傳虛丘之戌將歸者也穀梁傳不日疑戰也疑戰而曰敗勝內也杜氏曰偃邾地

檉之會謀救鄭而公與邾人咸與音預焉則是志同而謀協也今既會邾人于檉又敗邾師于偃於此責公

無從簡書安中國之誠矣孫氏曰公梩會方退親敗邾師其惡可知凡此類皆直書其事而義自見音現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邾同會于梩以謀之魯未兩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覇而僥一時之利足以見僖公之罪矣高氏曰邾受姜氏公不請於會而討之乃既會而敗其師非禮也○愚按杜氏謂邾人既送哀姜於是戍虛丘欲以侵魯魯人要而敗之則其責在邾服虔謂邾之於魯本無怨惡僖公奔邾則為之外主無故而敗其師其責在魯切詳經文書公敗邾師以詐戰罪公而不書邾人之侵則責魯明矣

冬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敗必邁反酈力

知反公作拏穀作麗拏女居女加二切左傳莒人來求賂公子友敗諸酈獲莒子之弟拏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公羊傳莒拏者何莒大夫也穀梁傳內不言獲此其言獲何也惡公子之紿也杜氏曰酈魯地大夫生死皆曰獲愚按酈在今濟南路歷城縣

按公羊慶父走莒莒人逐之將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于汶水之上使奚斯入請不可而死莒人曰吾已得子之賊以求賂乎魯魯人弗與為于僞反是興師而來伐然則罪在莒也而以季友主此戰何也抑鋒止銳喻以詞命使知不縮而引去則善矣今至於兵

刃既接又用詐謀擒其主將去聲此強國之事非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以季友為主而書敗獲責之備也

高氏曰書公子友師師見其擁兵得衆而不能明大義以討慶父之罪反以賂求於莒而卒至與師詐戰以毒鄰國無辜之民也春秋以季友主此戰且謹而日之所以深責之也獲拏所以絶慶父之賂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愚按莒人受賊而責賂固罪也魯之詐戰亦罪也左氏公羊皆謂予季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蔡公子燮宋華元吳獲陳夏齧齊國書未有以書獲為善者此於公子友書敗書獲則責在季友耳若夫慶父奔莒而不書莒人殺慶父與宋萬奔陳而不書陳人殺萬同義其黨惡責賂之罪蓋在其中矣何必謂嘉季子之獲哉○劉氏曰左氏云非卿也嘉獲之也非也莒拏與鄭詹何異哉何以必

其非卿就令非卿但是主將亦當書也啖氏曰穀梁云季友傳殺莒拏按季友賢哲之士寧為匹夫之事乎傳誣也

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左傳僖公請而葬之公羊傳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弒公也然則曷為不於弒焉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乎其以喪至也穀梁傳其不言姜以其殺二子貶之也

夫人預弒二君幾於亡國大義已絕不可復扶又反入宗廟矣書孫音遜于邾薨于夷者絕哀姜也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譏桓公也不稱姓者殺子

齊不去起呂反氏者受於魯王氏曰不稱姓則許齊桓之能殺不去氏則罪僖公之受葬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夫人與於亂桓公正其罪而討之則安可復配宗廟哉然則曷為不於死焉貶夫人姜氏薨於夷齊人以歸則上之行乎下也義公已矣故臣子可緣伯主之命以尊宗廟伯主亦可緣天子之法以絕魯私請令齊以公義討之而魯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為非義不可通乎春秋是以貶乎其以喪至也高氏曰齊誅之是齊已絕之矣魯請之是魯不忍絕之也是以聖人因其喪至特去姜以絕之於齊而存夫人氏以見魯之不忍也然則哀姜之喪不當歸魯將如之何曰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孫氏曰閔二年孫邾不貶姜氏不以子討母也此而貶者正王法也不去氏殺子之罪比丈姜差輕何氏曰刑人于市與衆棄之故必於臣子集迎之時貶之所以明誅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

不得以夫人禮治其喪也貶置氏者殺子差輕於殺夫張氏曰齊人殺哀姜以歸其國僖公請而葬之春秋於其喪至而貶不稱姜以罪魯僖之不知義也哀姜得罪於先君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秩烝嘗乎○劉氏曰穀梁云不言姜為齊桓諱殺同姓也非也夫人挾小君之尊而弑二子魯人終不敢討也桓公為伯主疾禍亂之所生豈得顧同姓哉此非春秋所恥則非春秋所諱矣愚按丈定謂書夫人喪至以譏齊桓據劉氏傳責魯僖之請姑兩存之

癸亥惠王十九年

二年

齊桓二十八晉獻十九衛文二蔡穆十七鄭文十五曹昭四陳宣三十五杞惠十五宋桓二十四秦穆二楚成十四

春王正月城楚丘

左傳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公羊傳孰城城衛也曷為不言城衛滅也孰滅之蓋狄滅之曷為不言狄滅之為桓公諱也曷為為桓公諱上無天子

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曷為不言桓公城之不與諸侯專封也曷為不與實與而文不與文曷為不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實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楚丘者何衛邑也其曰城何也封衛也則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遷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辭也故非天子不得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也故曰仁不勝道杜氏曰楚丘衛邑張氏曰今開德府衛南縣愚按今東昌路曹州楚丘縣

楚丘衛邑桓公帥諸侯城之而封衛也齊語衛人廬于曹桓公城楚丘以封之朱子詩傳名伯營謝山甫城齊如春秋諸侯城楚丘之類不書桓公不與

諸侯專封也不言桓公又不書諸侯者畧之使若魯自城爾孫氏曰此會檉之諸侯城楚丘也不言諸侯貶也木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詩木瓜小序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思之欲厚報之意豈異乎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焉善衛人之情也朱子語詩錄木瓜即春秋序續之意亦以善衛人之情也豈以齊桓之事盡可法哉曷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矣見表記城楚丘略而不書城邢詞繁而不殺所賣反下同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宗伯儐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儐注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儐者進當命者延之命使登內

史由王右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司几筵設黼扆司几筵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注依通作扆內史作冊命內史几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冊命之是天子大權非諸侯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衛人渡河野處曹詩作漕音曹邑許穆夫人閔其亡而載馳賦文公徙居楚丘而後百姓悅則其國固嘗亡滅而不存矣詩定之方中小序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百姓說之城楚丘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愚按傳二十八年子玉告于晉請復衛侯而封曹宣十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宗廟失其爵位而復命為諸侯皆謂之封夫諸侯有

國受之天子繼世嗣位則承之先君非受之天子承之先君而霸者命之則為專封矣邢遷于夷儀經以自遷為文則其遷出於已意公羊遷者其意也其國未嘗滅也諸侯城邢是謂同惡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救患也永嘉呂氏曰狄之再伐邢也齊救之既遷也齊城之前有救患之師後無專封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狄入衛而不書救則前無救患之師矣書城楚丘而衛不言遷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秋之所奪也桓公封衛而衛國忘亡左傳封衛于楚丘衛國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揚其事穀梁不足乎揚令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

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劉氏曰桓公之封衛德莫大焉雖衛人亦自以謂桓公之於我德莫大焉春秋書之曾無以異於常諸侯爾彼衛已滅矣無王命而擅封之是擅王命也擅王命諸侯之大罪也故以小惠訐之則桓公為有德以大法論之則諸侯無專封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此之謂也齊桓城楚丘蓋城者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義而稱城焉耳晉文使諸侯朝王蓋朝者亦非獨魯也而獨書魯者以彼之為未足以為功故反循吾之常道而稱朝焉耳春秋貴義不貴惠貴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張氏曰衛雖當封而周室尤不可以不尊故略齊桓之功而止書魯人

之往城所以抑霸權而尊王室也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薄之斯可見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而城之既城矣請命于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城楚丘以封衛而桓公之德在其中矣詩曰王命仲山甫城彼朔方又曰經營四方告成于王以此言之凡城必由天子之命及其成也又告于王可也豈得自專哉愚按衛之滅也春秋不書滅戴公廬于曹而不言遷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馬而不書救凡皆所以隱桓公之封衛蓋其功不足以揜過是以略其事而微其功也夫城邢城杞皆以國書惟城緣陵不繫國此不繫衛則城緣陵之例也城邢序三國之師城杞序十一國之大夫城緣陵諸侯以凡舉惟戍陳歸粟于蔡不言諸侯此不言諸侯則戍陳歸粟于蔡之例也然曰戍曰歸粟雖若魯事猶目陳蔡而楚丘之書法與魯邑無異則深諱齊桓之專

封而備責之也歟葵丘之命曰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不得迫其責矣○劉氏曰穀梁云國而曰城此邑也而曰城何也非也邑亦謂之城爾若不謂之城當謂之何哉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公羊傳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高氏曰十有一月而葬外甍也喪至五月而葬也通旨書哀姜孫于邾甍于夷夫人氏之喪至其誅絕之義明矣及其終書曰葬書小君謚更無所貶者此亦春秋端本澄源治於未亂之意也文姜亦然始而不謹終欲正之可乎○虞

師晉師滅下陽公穀作夏陽晉始見經左傳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軨伐鄍三門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

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公羊傳虞微國也曷為序乎大國之上使虞首惡也曷為使虞首惡虞受賂假滅國者道以取亡焉穀梁傳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虞之先晉何也為主乎滅夏陽也夏陽者虞虢之塞邑也滅夏陽而虞虢舉矣程子傳虞假道而助晉伐虢虢之亡虞實致之故以虞為主下陽邑也虢之亡由此故即書滅杜氏曰下陽虢邑河東大陽縣張氏曰下陽與上陽對在今陜州平陸縣上陽在陜縣虢所都也虞周太王子仲雍所封都在平陸虢文王弟虢叔之後晉成王弟唐叔之後國都在今太原府愚按虞國在今河南府路陜州陜縣晉始封在太原南有晉水亦曰晉陽今屬太原路平晉縣後徙都翼今平陽路絳州翼城縣曲沃之晉後徙都絳曲沃在今平陽路絳州曲沃縣絳即絳州城下陽屬今河南府路陜州

按孟子晉人以垂棘之璧與屈求勿反居勿二反産之乘繩證反

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百里奚不諫然則晉人造意以虞首惡何也貪得重賂遂其強暴滅兄弟之國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乎陸氏曰滅虢之事實晉為主以虞首惡其意何也晉侯貪而忘親滅人之國其罪易知也虞君職為上公受人之賂遂其強暴以取滅亡其惡至矣故聖人以為首焉與齊國夏首圍戚義同薛氏曰虞啓晉伐下陽非虞則晉不能伐虢滅虢則虞非虞之有也先虞於晉虞之罪也永嘉呂氏曰州吁告于宋而後伐鄭序宋主兵晉請於虞而後伐虢序虞為首葢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伐鄭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從晉人之請者虞也則伐虢之師虞實為之晉亦不能以自必也通旨滅下陽者晉主謀也而以虞首惡何哉春秋誅惡皆罪其

與之為惡者故以齊首石曼姑以宋首州吁以虞首晉以子家首子公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唐者李勣非武后得春秋之意矣春秋聖人律令也觀此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賜其臣長上聲孫無忌金寳繒錦欲以立武昭儀雖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譏其沒於利而不反君賜也通鑑永徽五年上欲立武昭儀為后恐大臣不從乃與昭儀幸長孫無忌第酣飲極歡拜無忌寵姬子三人為朝散大夫仍載金寳繒錦十車以賜上因諷無忌無忌對以他語明年名無忌等言立武后無忌以為不可范氏祖禹曰人臣欲以義正君而先沒於利則不足為重矣苟能辭官反賜使知大臣之不可誘以利亦足以格其非心矣矧受他人之賂遂其强暴者乎

國而曰滅下陽邑爾其書滅何也下陽虞虢之塞邑范氏曰其地險要故二國以為塞邑猶秦有潼關潼關乃黃河衝激華山之東西山夾立窄狹僅容單車一夫可守今屬華州華陰縣蜀有劔嶺劔門天下壯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一夫當關萬夫莫捍今屬劔州皆國之門戸也潼劔不守則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虢亡矣趙氏曰夏陽虢邑也而云滅何也虢因以亡也言虢之滅由於虞於是書滅以惡虞也春秋此義以天下為家以城郭溝池為固見禮運以山川丘陵為險設之以守國而待暴客者也易坎彖傳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大傳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

其衰世之意邪通旨孔子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外戶不閉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城池以為固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春秋兼盛衰之世而立法如書城中城之類見城守之不可全恃如書滅下陽之類又見其有險而不能自守也張氏曰晉武公以曲沃伯簒晉獻公嗣立浸以兵呑噬近地之小國晉與虞虢為鄰自莊公末因虢人侵晉而謀於士蔿以圖虢今始與虞伐之蓋先以重賂間虞虢之交使虞人不知其謀忘輔車相依之勢反道晉以滅下陽下陽者控制虞虢之要地晉取下陽而二國舉矣故春秋於此書滅以虞首兵如邾之道鄭所以見虞之自取滅亡也高氏曰不曰虞人晉人而曰師者著其恃衆以淩虐也取邑而言滅者下陽虢之所保下陽取而虢亡不待殞其社稷也聖人書鄭伯入於櫟而不書入鄭書虞晉滅下陽而不書滅虢觀物有要矣○趙氏曰公羊云夏陽郭之

邑曷為不繫之郭國之也曷為國之君存焉爾若在下陽受兵何得不見擒乎穀梁云虞無師其曰師何也以其先晉不可不言師也按經見云虞師何得謂無師乎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黄人盟于貫公作貫澤公羊傳江人黄人者何遠國之辭也遠國至矣則中國曷為獨言齊宋至爾大國言齊宋遠國言江黄則以其餘為莫敢不至也穀梁傳貫之盟不期而至者江人黄人也江人黄人者遠國之辭也中國稱齊宋遠國稱江黄以為諸侯皆來至也杜氏曰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黄國在弋陽縣張氏曰江在今蔡州新息縣之地黄嬴姓國在今光州定城縣貫今與仁府濟陰縣

按左氏盟于貫服江黄也杜氏曰江黄楚與國也始來服齊故為合諸侯荆

楚天下莫强焉江黄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來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韓趙史樂毅傳燕王欲伐齊樂毅曰齊霸國之餘業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之必欲伐之莫若約趙及楚魏於是約趙嚪秦連楚及魏諸侯皆許之樂毅為上將軍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孔明伐魏申好去聲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友邦遠及庸蜀彭濮八國之人牧誓嗟我友邦冢君云云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予其誓共為犄居綺反角之勢也左傳襄十四晉人角之諸戎犄之注犄其足也桓公北盟其服荆楚之慮周矣其所以尊王安夏一匡天下

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去惡然諸侯皆在獨言遠國者許是盟也張氏曰齊桓謀楚先服此二國皆迫近楚之境者所以遠交而孤楚之勢此桓公服楚之規模也惟宋與盟不煩諸侯也愚按貫澤陽穀之盟會公穀謂諸侯皆在而止言齊宋江黃以包之今考春秋會盟未有諸侯在會而經不書者盖中國諸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齊則伯主而宋則上公也與國之遠者莫遠乎江黃皆荆楚之羽翼也齊宋會盟而江黃與焉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二傳盖推言其勢之若是非諸侯之果皆與盟也讀者當不以辭害意

冬十月不雨公羊傳記異也穀梁傳不雨者勤雨也范氏曰是欲得雨之心勤也明君之恤民杜氏曰一時不雨則書首月張氏曰書此以見魯國上下皆以無雨為憂止書首時自酉至亥三月皆不雨也孫

氏曰不雨一時即書者僖公憂民懼災之甚也

○楚人侵鄭

左傳楚人伐鄭鬬章囚鄭聃伯　張氏曰蓋自莊三十年楚頵已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子文毀家以紓楚國之難兵勢浸強故比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必未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僖十九年之後矣

三年

甲子惠王二十年　齊桓二十九晉獻二十衛文三蔡穆十八鄭文十六曹昭五陳宣三十六杞惠十六宋桓二十五秦穆三楚成十五

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

公羊傳記異也

穀梁子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范氏曰閔憂也經一時輒言不雨憂民之至

歷時而總書

謂歷三時而後書或歷四時而後書

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

者也無恤民志按詩稱僖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見駉小序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張氏曰三時不雨則饑饉荐臻民命阽危此雲漢之所以編於詩而去年及今年春夏之不雨書法異於文公以著其君憂民之憂也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書旱何也凡書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直不雨則旱在其中矣連於首月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僖公以不雨為念也　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文二年僖公薨十有五月始作主以宗廟則大音泰室屋壞十三年正月不雨至秋七月世室屋不當壞而壞以賦斂施也詩賦政于外政則四不視朔

十六年二月至五月四不視朔以邦交則三不會盟七年盟于扈公後會十五年盟扈十七年會扈公皆不與其無志乎民亦審矣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二年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而書十年十三年以著其慢也愚按有志乎民者心在於民而憂民事也無志乎民者心不在於民而不憂民事也何休謂僖公飭過求己循省百官放佞臣郭都等理冤獄四百餘人精誠感天不雩而得澍雨其事雖不可考然以經意觀之則僖公必能悔過修政以消天變矣故曰春秋傳心之要典書法之不同君心之所由著也或謂春秋每年備四時僖公之經間無異事則離其首月而各書不雨文公之經自有異事故不復書首月不雨之文穀梁賢僖公而生此說今考僖公冬不雨之下書楚人侵

鄭夏不雨之下書徐人取舒非無異事也文公十三年春正月以首時書而亦不書春王正月不雨且聖人再書正月不以為煩何獨於不雨則總書之乎穀梁子之言必有所受矣

徐人取舒 公羊傳其言取之何易也通㫖取不言滅者取為附庸不絶其祀也杜氏曰舒國今廬江舒縣愚按今廬州路舒城縣高郵孫氏曰舒者附庸之國服屬於楚徐人自楚取之使之屬徐也取國不言滅舒之宗祀復存也襄陵許氏曰舒蓋荆與國徐人取之蓋倚齊魯家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懲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捍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之師救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

六月雨 穀梁傳雨云者喜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杜氏曰示旱不竟夏

雨云者喜雨也 高氏曰建巳之月萬物始盛待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雩而祈雨則六月之

雨尤為可喜張氏曰得雨而喜見僖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而彼不書也閔雨與民同其憂喜雨與民同其樂音洛下同此君國子民之道也觀此義則知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杜氏曰隱約窮困之意遇天災而不懼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國之亡無日矣劉氏曰文公之書不雨自十二月至于秋七月其於民如此之慢也僖公之書不雨歷一時則書之其於民如此之閔也不獨書六月雨而已又先書四月不雨所以見有志乎民汲汲之甚也有志乎民汲汲之甚未足為聖人之法也而春秋取之者凡南面而治天下國家者患不與民同憂苟不與民同憂則亦不與民同樂矣唯有道者不然已未嘗有憂也民之所憂不可不

憂已未嘗有樂也民之所樂不可不樂若是者以百姓之心為心是故與民同憂王事之始也與民同樂王事之成也○陸氏曰公羊云止雨而不甚也按此釋迂僻之甚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公羊傳此大會也曷為末言爾穀梁傳陽穀之會桓公委端搢笏而朝諸侯諸侯皆喻乎桓公之志杜氏曰陽穀齊地在東平東昌縣北張氏曰隋置陽穀縣愚按今屬東平路

按左氏謀伐楚也二年楚侵鄭故張氏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約也

或曰侵蔡次陘音刑之師諸侯皆在江黃獨不與音預焉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聚而為正亦有分而

為奇孫子兵以正合以奇勝諸侯之師同次于陘所謂聚而為正也江人黃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衆厚集其陣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八國之援去聲此克敵制勝之謀也退于名音部陵而盟禮定循海以歸而濤塗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陳則知侵蔡次陘而二國不會自為犄居綺反角之勢明矣此大會齊語諸侯莫敢不來服而大朝諸侯於陽穀而末言者何氏曰末者淺也善是謀也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慮勝而動

好謀而成者也。宋魯鄭衛同盟已久，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黄至而後定計出師。去年盟江黄，今年會江黄，皆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當其前，江黄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背受敵，有不戰，戰必勝矣。故師次陘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陽穀之會而屢書之。○愚按公羊云桓公曰無障谷，無貯粟，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竊疑此當在盟葵丘之下，蓋錯簡耳。與孟子所載五命之詞及穀梁明禁之目略同。所謂障谷、貯粟，即孟子云曲防遏糴，穀梁所言雍泉訖糴也。

冬，公子友如齊涖盟。穀作公子季友。涖，公、穀作莅。後同。

左傳：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公子友如齊涖盟。公羊傳：莅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盟于我也。穀梁傳：莅者，位也。其不日，前定也。杜氏曰：涖，臨也。齊侯自陽穀遣人詣魯來尋盟，魯使上卿詣齊受盟。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會陽穀，是以季友往涖

盟啖氏曰他國來魯盟者曰來盟魯往他國盟者曰涖盟愚按既稱涖盟則魯君遣使出境之時已命之往盟而非大夫之專盟矣經書涖盟者四惟季友之盟佐齊桓謀伐楚有輔伯之善穆伯如莒則小國請之而勉强以結盟初無恤小之誠叔孫昭子之盟齊叔還之盟鄭則皆結好叛晉而為背伯之謀不足取矣穀梁以謂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此當在來盟之下誤重出耳 ○楚人伐鄭左傳鄭伯欲成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棄德不祥愚按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叔猶有勤我之言蓋知于柽于貫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故也

乙丑惠王二十一年 四年 齊桓三十晉獻二十一衛文四蔡穆十九鄭文十七曹昭六陳宣三十七杞惠十七宋桓二十六秦穆四楚成十六

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公羊傳潰者何下叛上也穀梁傳潰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淺事也侵蔡而蔡潰以桓公為知所侵也不土其地不分其民明正也遂繼事也次止也杜氏曰民逃其上曰潰陘楚地潁川召陵縣南有陘亭張氏曰今潁昌府郾城縣愚按郾城縣今屬汴梁路許州

潛師掠境曰侵侵蔡者奇也家氏曰齊距楚數千里跋履險阻久而後涉其境楚得以為備勝負未可知也故桓公先侵蔡道蔡以及楚楚欲聚而保險已無及矣欲出而求戰知弗敵矣薛氏曰侵蔡以攻其扞敵聲罪致討曰伐伐楚者正也史田單傳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孫子戰勢不過奇正奇正相生循環無窮如天地不竭遂者繼事之詞穀梁杜氏曰遂兩事之詞而有專意何氏曰遂專事之詞次止也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桓公是徵音烝杜氏曰包裹束也茅菁茅也束茅而灌之以酒為縮酒尚書包匭菁茅范氏曰菁茅香草所以縮酒楚之職貢括地志辰州盧溪縣西南三百十里有包茅山武陽記山際出包茅有

刺而三脊通旨桓公伐楚聲大義以責之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正也朱子曰桓公伐楚仗義執言不由詭道故夫子稱正而不譎而楚人服罪師則有名矣孟氏何以獨言春秋無義戰也朱子曰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故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名陵之師之類是也譬之殺人者或曰人可殺歟曰可孰可以殺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矣國可伐歟曰可孰可以伐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矣楚雖暴橫去聲憑陵上國齊不請命擅合諸侯豈所謂為天吏以伐之乎春

秋以義正名而樂音洛與人為善以義正名則君臣之
分嚴矣書遂伐楚譏其專也樂與人為善苟志於善
斯善之矣書次于陘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序
其績也杜氏曰楚強齊欲綏之以德故不速進而次
陘何氏曰桓公不頻兵血刃以文德優柔服
之故詳錄其次止善其重愛民命蜀杜氏曰楚之病
中國久矣齊桓患其強暴是以會諸侯欲伐而攘之
猶懼楚勢之強思全必勝之功故先侵蔡以震其威
而後伐楚是則齊桓用兵之心淺於蔡而深欲圖楚
也兵至蔡而潰桓公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
公志於伐楚而不在於侵蔡也陳氏曰楚入春秋浸
強矣而諸夏之交兵非以定簒弒則修怨而已問不
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中外之分於是伐楚而以侵

蔡名諸侯書曰遂伐楚言志不在蔡也伐而後次見桓公之不戰而詘楚也桓合九國之衆以討楚兵莫盛於此楚雖強足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詘使其大夫即盟于師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張氏曰蔡自獻舞以來屈服于楚桓公欲討楚而加兵于附楚之蔡先責其以文王之冑而甘心於僭竊之夷蔡衆既潰則威震而兵強故可以遂伐楚也楚自桓二年蔡鄭會鄧已懼其為中國患又積五十年富強吞并之力今比年伐鄭氣陵中國所幸桓公舉管仲以治民訓兵至此方能率諸侯之師正其罪而討之使其君臣震恐遣使如師可謂有功於中國矣然桓公本無湯武之學而管仲復未嘗有聞於君臣之大義故揆之天吏討罪之法則不奉天子之命未敢正其僭王之罪僅致屈完來盟然其與屈完觀師恃力驕矜形於辭色遂來方城漢水之對屈完之歸卒踐此言時出干紀滅弦伐黄故曾西鄙其功烈之卑書

遂以譏其專書次以著其師有節制用能懾懼楚人免氏左袵也臨川吳氏曰孫子云百戰百勝非用兵之善不戰而屈人兵者善也齊以楚之猾夏而聲罪致伐然楚衆方強若不持重而輕進深入則勝負之數未可知也故次于陘以待其自來屈服所以為節制之師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王氏曰晉文退三舍避楚亦桓公退次召陵之意使得臣服義則亦不戰矣朱子語問桓公伐楚不責以僭王之罪蓋桓公每事持重當時楚甚強大僭王已非一日若以此問之只宜楚即服罪不然齊豈遽保其必勝哉曰然愚按成三年諸侯伐鄭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伐許次于函氏皆不書次其次不足善也惟襄元年晉悼遣韓厥伐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鄫不欲悉師以攻鄭近於齊桓次陘之意春秋伐而次者齊桓晉悼為庶幾矣或謂桓伯之初不能救蔡蔡之從楚實不得已桓之伐楚不當先侵蔡今考侵蔡之後蔡終不與齊桓

之會晉文僅能致蔡於踐土于溫翟泉而厥後專意事楚則桓之討蔡豈曰過乎○劉氏曰公羊亡國曰潰邑曰叛非也潰者民潰叛者臣叛非繫國邑為別也又云其言次于陘何有俟也俟屈完也亦非也若實俟何為不言屈完如師啖氏曰初次之時安知屈完來乎家氏曰左傳云蔡姬蕩公于囿公怒歸之未絕之也蔡人嫁之於是會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然則齊桓之侵蔡為私怒而發殆不然也高氏曰齊桓欲懷荆楚經營十數年矣豈如左氏所載直為蔡姬舉哉

夏許男新臣卒 穆公也子業嗣是為僖公高氏曰新臣即許叔在位四十二年

劉敞曰諸侯卒于外者在師則稱師 據成十三年書曹伯廬卒于師襄十八年書曹伯負芻卒于師 在會則稱會 據定四年書杞伯成卒于會 今許男

一無稱_{平聲}者此去師與會而復歸其國之驗也名陵

地在頴川是以許男復焉古者國君即位而為椑_{音闢}

棺櫬歲一漆之_{見檀弓}出疆必載椑_{見曾子問}卒于師曰師

尸者

卒于會曰會正也許男新臣卒非正也其為人君不

知命者也不知命則必畏死畏死則必貪生貪生則

必亂於禮矣而後有容身苟免之耻_{燕昭}而後有淫祀

非望之惑_{秦始皇}此說是也_{本劉氏意林}夫知生死之説通

晝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哉苟得正而斃焉_{見檀}

引則無求矣趙氏曰許國與楚近蓋許男遇疾而歸卒于國故不言卒于師張氏曰名陵地屬潁川潁川今之潁昌府長社縣去許密邇故許男疾而歸也愚按潁川即今許州許國故都屬長社縣○劉氏曰左氏云卒于師葬之以侯禮也非也若實卒于師經何以不記耶似當時臣子欲追美君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之禮葬之爾穀梁云死于師何為不地內桓師也亦非也當地不當地自有常義書卒于師不足貶桓公不書卒于師不足襃桓公也

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名陵屈居勿反完音桓名上照反左傳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名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徼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

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公羊傳屈完楚大夫也其言盟于師盟于召陵何師在召陵也師在召陵則曷為再言盟喜服楚也何言乎喜服楚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桓公救中國而卒怗荆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則曷為獨於此言與桓公為主序績也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屈完何也以其來會桓成之為大夫也其不言使權在屈完也來者何內桓師也杜氏曰如師于陘之師召陵潁川縣張氏曰在今郾城縣愚按郾城縣今屬汴梁路許州

楚大夫未有以名氏通者其曰屈完進之也陸氏曰楚蠻夷之強國未嘗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之道故聖人特書族以褒之其不

稱使權在完也范氏曰齊桓威陵江漢楚人大懼未能量敵遣屈完如師權事之宜以義郤齊遂得與盟陸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屈完來盟于師嘉服義也盧氏曰書來盟于師見桓公以正義伐楚楚來乞盟于師也高氏曰曰來盟者彼欲之也盟于召陵序桓績也何氏曰序次也績功也累次桓公之功德莫大於服楚明德及強夷最為盛桓公帥八國之師侵蔡而蔡潰伐楚而楚人震恐兵力強矣責包茅之不貢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徼古堯反與同好去聲則承以寡君之願語去聲其戰勝攻克則對以用力之難然而桓公退師召陵以禮楚使去聲本杜

氏注卒與之盟而不遂也劉氏曰桓公之威可謂盛矣責楚之包茅則諾問昭王之不復則辭然而不以己力之有餘而加人故不多齊之有功而多楚之服罪不貴楚之能拒敵而貴齊之能不遂也於此見齊師雖強桓公能以律用之而不暴楚人已服桓公能以禮下之而不驕庶幾乎王者之事矣故春秋之盟於斯為盛而揚子稱之曰齊桓之時縕委粉反而春秋美名陵是也法言注縕亂也桓公會諸侯于陘楚遣屈完如師以觀齊觀齊之盛因以求盟桓公退次名陵與之盟以禮楚故子雲言齊桓之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名陵之會能服楚也蜀杜氏曰齊桓伐楚使管仲責之其言正而不譎是以未加兵而強楚自服故書曰

楚屈完來盟于師明桓公兵不血刃而楚人聽命于師也桓公退舍而與之盟故言盟于召陵亦以見齊桓仗禮義而服楚也張氏曰來而不書楚者春秋待蠻荆謹嚴之法雖録屈完名氏以進之若書楚子使屈完則一同於中國君臣之辭矣故書楚屈完來盟以嘉其服義不書楚子使以嚴中外之分而伸齊桓方伯之體屈完既至而桓公退師以與盟以堅其求服之志於是見桓公之待楚進退有禮雖不足以盡王者之義而夫子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實二百四十年甚盛之舉也愚按盟于召陵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皆一經特筆一以美齊桓之服楚一以美晉悼之定鄭雖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而楚鄭之服可見矣成二年齊侯使國佐如師襄三年陳侯使袁僑如會與屈完事相類然國佐不言來盟則齊人非服義也袁婁稱及國佐盟而書日則非序績也袁僑如會及袁僑盟雖若服義而來會勝

於國佐之如師矣然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袁僑盟而書及詞繁而不殺又詳於國佐之盟者惡
其以盟會之權授之大夫也蓋桓公服楚以義而荆
楚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績晉郤克等以力屈強
齊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日書及以
譏之晉悼雞澤雖能仗義以安中國而陳袁僑之來
諸侯既盟又使大夫與之盟以啓大夫執國權之端
故春秋備書以貶之也○劉氏曰公羊云何以不言
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按春秋之義
大夫不得敵君今乃尊屈完使當桓公自相反也

齊人執陳轅濤塗轅公穀作袁左傳陳轅濤塗謂鄭申
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
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
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
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共其資糧屝屨其可
也齊侯說與之虎牢執轅濤塗公羊傳濤塗之罪何辟

軍之道也執者曷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此執有罪何以不得為伯討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濤塗古人之討則不然也穀梁傳齊人者齊侯也其人之何也於是哆然外齊侯也杜氏曰濤塗陳大夫孫氏曰桓公與陳侯南服強楚歸而反執陳轅濤塗其惡可知家氏曰齊桓執鄭詹與其執也故繼書逃來見春秋之罪詹執陳轅濤塗不與執也故繼書伐陳侵陳見春秋之不與齊○啖氏曰公羊云濤塗說桓公令師濱海而歸師陷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若然則是軍自失路致陷非濤塗之罪故左氏說是

秋及江人黃人伐陳左傳伐陳討不忠也穀梁傳不言其人及之者何內師也程子傳齊命也臨川吳氏曰時江黃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且以其國近於陳故令伐陳也必使魯人及之者江黃遠國

不可無魯主兵也○愚按或謂書及者蒙上文齊人執轅濤塗之文乃齊及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遂滅偪陽遂滅賴之類此不言遂實魯及之耳

八月公至自伐楚

穀梁傳有二事偶則以後事致後事小則以先事致其以伐楚致大伐楚也范氏曰楚強莫能伐故以伐楚為大事何氏曰公出三時危公之久臨川吳氏曰公與齊桓為他會皆不至此獨至者重大其事且以師出三時久役之勞也啖氏曰或致前事或致後事蓋夫子擇其重者志之也愚按春秋書至大齊桓伐楚之功其猶名穆公平淮夷告成于王而詩人美之歟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者亦猶湯既勝夏遂伐三朡而序書者曰湯歸自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而序書者曰成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其事重於伐三朡伐淮夷故耳○陸氏曰公羊云楚已服矣何以致伐楚叛盟也按楚雖已服何妨告廟云伐還豈可云公至自服楚乎

劉氏曰諸致例有可通者有不可通者不足信也○葬許穆公穆公作繆○冬十有二月公孫茲帥師會齊人宋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侵陳茲公作慈后同霸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始左傳叔孫戴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杜氏曰茲叔牙子

揚子法言或問為政有幾曰思斁音繹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詩豳風破斧篇王作皇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納執轅濤塗其斁矣夫見先知篇注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齊桓伐楚雖美而御師不

璧故不敢令經劉氏曰齊桓之不可爲周公亦明矣然春秋以周公之義責焉者以其可以及可以責者責於桓公也

桓公識明而量淺管仲器不足而才有餘語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朱子曰管仲之德不勝其才方楚人未怗他恊反服也而齊以爲憂也致勤於鄭振中夏之威會于陽穀惇遠國之信按兵于陘修文告之辭退舍名陵結會盟之禮何其念之深禮之謹也存此心以進善則桓有王德而管氏爲王佐矣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惜乎桓公假之不久而

遽歸也南軒張氏曰五伯慕乎仁義之名有所為而為之故暫假而暫歸桓公名陵之盟仗王室之事以責楚亦可謂義矣而執陳轅濤塗之舉旋踵而起此皆歸之遽者也使其假而能久久之而不歸則必有非苟然者矣愚按朱子集註謂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真有與此不同楚方受盟志已驕溢陳大夫一謀不協其身見執其國見伐見侵而怒猶未怠也桓德於是乎衰矣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去聲反其智禮人不荅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見孟子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在於量淺而器不宏也魏武

纔得荆州而張松見忽三國志劉焉傳曹操擊劉表表卒子琮以荆州降劉璋以操得荆州遣别駕張松致敬於操松為人短小放蕩時操已定荆州不存録松松怨之歸勸璋絶操習鑿齒曰齊桓一矜其功叛者九國曹操暫自驕伐天下三分皆勤之於數十年之内而棄之於俯仰之頃

唐莊宗自矜取汴而高氏不朝五代史高季興世家同光元年莊宗滅梁季興入朝莊宗欲留之郭崇韜諫乃遣之季興倍道而去謂將佐曰新朝百戰方得河南乃對功臣舉手云吾於十指上得天下矜伐如此其誰不解體何能久長吾無憂矣成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

萬方見湯誥蔡氏曰責愈重則憂愈大聖人厚於責已而薄於責人是乃君道當然也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春秋稱人以執罪齊侯也陳氏曰齊侯稱人貶也東遷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杏之後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於中丘會稱君伐宋稱人於郎戰稱君盟惡曹稱人治在盟主於陘伐稱君執濤塗稱人於溫會稱君執衛侯稱人稱侵陳者深責之也臨川吳氏曰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怗荆之功一有辟軍之罪既執其臣遄以三國伐之又動七國之兵臨其國厚人之功而薄人之過者蓋不如此書侵者以見其師之無名也故孟子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于偽反我願之乎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伐

而又使孟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若時雨降民大悅則桓公於此懋德多矣況大兵之後復以師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之必怠人亦侮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盟以至弦滅而不能救皆怒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蘇氏曰伐陳侵陳皆討濤塗之不忠也前曰伐當其罪也後曰侵已甚也沙隨陳氏曰濤塗既執又再侵伐陳罪特暫謀之不善耳非有制楚暴殄中國之罪也桓公責強夷甚畧罪弱國甚備非道也家氏曰夫子大齊桓之功而小管仲之器於伐楚之役見之蓋規模宏大者憂樂吉凶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狹者勝負得喪足以移其常心斷王霸之所以辨而伊尹周公與管仲狐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霸管仲佐之謙以處已和以遇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責也遠近咸服小大具孚遂率之以伐楚楚服其罪還自名陵君臣俱驕憂喜易位

濤塗誅避軍道以紓其國於齊未大有所損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侵之楚無亡矢遺鏃之費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猖狂妄行管仲曾不能諫則仲與桓俱墮驕盈之域由其器量淺狹如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於會本以救鄭未幾逃盟雖稍伸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強楚之焰於是滅弦伐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暇而桓之霸浸衰矣惜哉春秋於伐楚也爵以褒之於其伐陳侵陳也人以貶之其著義明矣高氏曰書公孫茲帥師則知諸國皆大夫帥師以會之矣諸國皆貶而人之則公孫茲與貶可知矣齊之首惡罪不勝誅也陳氏曰會侵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茲書帥師會救未有書帥師者而公孫敖書帥師公子牙謀弒子般公子慶父弒閔而茲與敖皆世為將是故謹志之曰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公孫茲帥師會

侵陳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丙寅 惠王二十二年

五年

齊桓三十一晉獻二十二衛文五蔡穆二十鄭文十八曹昭七陳宣三十八杞惠十八宋桓二十七秦穆五楚成十七

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

左傳初晉獻公烝於齊姜生大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獻公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羭一薰一蕕十年尚猶有臭必不可弗聽立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公使大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吾居屈羣公子皆鄙惟二姬之子在絳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大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大子

大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原款或謂大子子辭君必辯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大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縊于新城姬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穀梁傳曰晉侯斥殺惡晉侯也

公羊子曰殺世子母弟直稱君者何氏曰據鄭殺其大夫申侯稱國甚之也何氏曰甚惡殺親親也啖氏曰稱晉侯言申生之無罪也陳氏曰太子縊于新城則其斥申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譏而不見則其君之罪也是故申生以驪姬之譖自殺宋痤以伊戾之譖自殺直稱君殺而已矣

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乃旦反愛父以姑息而陷之不義讒人得志幾至亡國先儒以為大

仁之賊也陸氏曰申生進不能自明退不能違難有愛父之心而乃陷之於不義使讒人得志國以大亂所謂小仁大仁之賊也○張子曰無所勞而待烹申生其恭也而曰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何也春秋端本清源之書也內寵並后嬖子配適音嫡下同亂之本也左傳閔二狐突諫曰云云家氏曰獻公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朝夕潛圖盜慮不過為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皐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命冢嗣狐突先友梁餘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公之肺肝而勸太子為避禍之謀不待歸胙於君人皆知其不免矣驪姬寵奚齊卓子嬖亂本成矣尸主也此者其誰乎是故曰晉侯斥殺專罪獻公使後世有欲紊妃妾之名亂適

庶之位縱人欲滅天理以敗其家國者知所戒焉張氏

曰獻公嬖寵庶孽聽讒如流輕世適之重忽社稷之計申生既死而公卒之後奚齊亦被殺徒設此心而俱棄之致晉亂二十餘年兵敗國破所謂為人父而蒙首惡之名者此矣高氏曰諸侯世子皆誓於天子不可專殺也且父子人之大倫非他人所得間者今至於相殺則人倫廢矣況世子至親非其君自殺之則無敢殺者是故斥言晉侯所以深罪其聽讒而以忍殺其子也觀釆苓之詩蓋可見其好聽讒矣

此防民猶有以堯母名門使姦臣逆探其意有危皇后太子之心以成巫蠱之禍者前趙偟伃傳偟伃有寵元始三年生昭帝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昔堯十四月而生今鉤弋亦然乃命其門曰堯母門戾太子傳衛后寵衰江充用

事充與太子及衛后有隙會巫蠱事充因此為姦白言宮中有蠱氣遂至太子宮掘得桐木人太子急白皇后發武庫兵斬充與丞相劉屈氂戰敗走皇后太子皆自殺司馬公曰皇后太子皆無恙而命鉤弋之門曰堯母非名也是以姦臣逆探上意知其奇愛少子欲以為嗣遂有危皇后太子之心卒成巫蠱之禍悲夫○愚按春秋書殺大夫四十七或稱國或稱人惟晉侯殺申生宋公殺痤天王殺佞夫鄭伯克段不稱國不稱人而直稱君以為獨其君之罪也僖十六年鄭伯殺其世子華文十八年宋公殺其母弟須殺得其罪則不書

杞伯姬來朝其子公羊傳與其子俱來朝也穀梁傳諸侯相見曰朝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

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夫之道矣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譏也

范氏曰譏伯姬杞伯魯侯也杜氏曰其子時年十歲左右薛氏曰無父歸寧猶曰不可況非禮之朝乎張氏曰朝者人君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行之又使婦人参之皆失正也臨川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魯春秋譏之杞惠公疑亦有疾伯姬以其子為魯之甥故挾之至魯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蓋伯姬豫欲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魯僖受其朝皆非禮也家氏曰世子預會盟禮猶有殺況未為世子而用朝禮見之乎高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伯姬歸杞方十三年有子必尚幼穉如之何而勝朝乎高郵孫氏曰此言來朝其子三十一年來求婦皆非禮也若數者志而卒不志知其所為貶之也○陸氏曰公羊云其言來朝其子何内辭也按此文直書以示譏爾何有内辭乎

○夏公孫

兹如牟左傳公孫兹如牟娶焉杜氏曰卿非君命不越境故奉君命聘于牟因自為逆而傳實其事疏川吳氏曰魯於鄰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牟小國也桓十五年嘗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孫兹乃往聘于彼蓋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托君命以往故書以譏之愚按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大夫如他國者聘也故趙氏謂凡內朝聘稱如以異外也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聘禮而行私事也季友私交則書其事公孫兹季孫行父公孫敖公孫嬰齊叔孫婼因聘與盟而逆則不書皆所以謹私交也蓋因公事而行私事則不書私事罪其不當托君命以遂其私無公事而專行私事則直書而貶自見矣○公

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公穀作首戴後同左傳會于首止會王大子鄭謀寧周也公羊傳曷為殊會王世子世子貴也世子猶世

世子也穀梁傳及以會尊之也何尊焉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也云可以重之存焉尊之也何重焉天子世子世天下也程子傳世子王之貳不可與諸侯列世子出諸侯會之故其辭異杜氏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張氏曰襄邑今屬拱州非衛地愚按襄邑在今汴梁路睢州

及以會尊之也范氏曰言及諸侯然後會王世子不敢令世子與諸侯齊列杜氏曰世子不名而殊會尊之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以王世子而下會諸侯則陵陵謂陵遲左傳國不競亦陵以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則抗抗敵也春秋抑強臣扶弱主撥亂世反之正本公羊特書及以會者若曰王世子在是諸侯咸往會焉示不可得而抗

也何氏曰儲君副主當世父位不可以諸侯會之為丈故殊別之使若諸侯為世子所會也啖氏曰齊不敢為會主故不云會齊侯後世論其班位有次于三公宰臣之下亦有序乎其上者則將奚正晉制皇太子在三恪下宋升太子在三恪之上齊梁陳因之隋制皇太子與會設坐於御東南西向唐制朝賀首皇太子次上公自天王而言欲屈遠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則序乎其上正分扶問反下同義也何氏曰自王者言之以屈遠世子在三公下自諸侯言之世子尊於三公此禮之威儀各有所施天尊地卑而其分定典叙禮秩而其義明使羣臣得伸其

敬則貴有常尊宣十二隨武子曰云云上下辨矣經書宰周公

祇音支與王人同序於諸侯之上而不得與殊會同書

此聖人尊君抑臣之旨也而班位定矣張氏曰初惠王娶陳嬀為

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立之齊桓公以其廢

長立幼將啓亂階遂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示天

下戴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絶亂階也陳氏

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侯而為會

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於諸

侯所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高氏

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謂議之於

朝覲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

未可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曉然皆知世

子之為鄭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

其私而世子終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也愚按王世子天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天下揺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寧使惠王無易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成周城成周之勤晉頃寧王室於已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於未亂之先也或謂襄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諸侯今王世子不稟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世子外交覇國以脅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而率諸侯以會王世子是為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四皓與游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為得納約自牖之義彼四皓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子詳載其事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歟蓋襄王之為世子實惠王命之為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子是會王之世子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嘗有命廢襄王齊桓適事之權定天下之大本於危疑

之際乃霸功之合於義者也朱子曰春秋書會王世子與齊桓公也豈不信哉故成十六年公會尹武公及諸侯伐鄭十七年公會尹武公單襄公及諸侯伐鄭襄三年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于雞澤春秋皆不以殊會書之獨此殊會王世子蓋以明至尊之儲副非人臣之比也夫殊會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會或會以及或及以及義各不同公及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會吳于鍾離于相于向皆衆人會一人之辭然首止以卑會尊及而後會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會吳則以此會彼會而又會所以謹華夷之辨也文雖同而實則異也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穀以兩人會一人而男女之別也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以一人會兩人內外之別也文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大夫自盟而書諸侯以統之以諸侯之失權於大夫故殊及以志其始也首止袁僑皆以明君臣之義而意不同于柤黃池皆

以著内外之辨而事則異皆變例之變者也讀者不可不深察焉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公羊傳諸侯何以不序一事而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穀梁傳無中事而復舉諸侯何也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尊則其不敢與盟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信而加之尊者桓諸侯也不能朝天子是不臣也王世子子也塊然受諸侯之尊己而立乎其位是不子也桓不臣王世子不子則其所善焉何也是則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桓控大國扶小國統諸侯不能以朝天子亦不敢致天王尊王世子于首戴乃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含王命會齊桓亦所以尊天王之命也世子受之可乎是亦變之正也天子微諸侯不享覲世子受諸侯之尊己而天王尊矣世子受之可也

無中事復扶又反舉諸侯據祝柯重丘間有異事則復舉諸侯馬陵柯陵于戲亳城

北平丘氏曰事不舉諸侯何氏曰省文從可知間無事不省諸侯時世子不與盟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詞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范氏曰齊桓尊崇王室綏合諸侯翼戴世子盟之美者莫盛於此劉氏曰首止葵丘會盟同地而再言之者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有美者焉首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此大經大法也葵丘盡王者之禁皆有懿德美行超絶卓異非常之迹者也王將以愛易世子桓公有憂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其位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其位王太子踐阼新君即位由阼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阼是為襄王一舉而父子

君臣之道皆得焉愚按太子鄭乃惠王之長嫡桓公會首止以定其位所以明父子之倫不使王太子列於諸侯而殊會之所以明君臣之倫首止之盟重與諸侯要言共尊世子為天下之儲君且不敢使王世子同盟又以申明父子君臣之道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去聲桓公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皮寄反髮左衽而審反矣人之所以為人以有父子君臣之大倫也否則入於禽道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已畢約諸侯以同戴世子殆亦求牲載書而不歃血縱方伯者察天下之勢而正救於未亂者故桓公之謀寧周春秋之義舉也不敢以約信加之尊者桓公此舉其義既

明其禮復正此所以為一正天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之盧氏曰夏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秋諸侯盟于首止此春秋尊周之微意諸侯不敢盟世子故自盟也高氏曰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焉猶之可也盟者以不相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焉則是以所不信者加之王世子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世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夫齊既不敢盟世子而以會世子為名可謂知尊王矣然齊侯之伯既致王世子而會之晉侯之伯遂致天王而朝焉孔子罪作俑者由致王世子遂至于致王則其弊不可勝誅矣陳氏曰會而後盟間有事書諸侯盟于某非間有事也亦書諸侯盟于某則有不盟者也此再書諸侯則王世子不與盟也桓有諸侯之事三於洮序王人於諸侯之上而同盟焉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於葵丘亦序周公於諸侯之上而不敢同盟焉天下之宰異於微者

也盟于首止不但不同盟也而帥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天子之宰比也桓公於是知節矣故會有周人盟無周人書會于某某日諸侯盟則齊侯之遜也會有周人盟有周人書會于某但曰某日盟則晉侯之抗也春秋是以予桓也愚按會盟同地而書辭重複者盟首止定王嗣葵丘明王禁平丘示威而晉伯衰于宋晉楚為成而中國失霸

事異而文一施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辭也

鄭伯逃歸不盟左傳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于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必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穀梁傳以其去諸侯故逃之也

事有惡者不與音預下同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貶平丘之

盟惡也請魯無勤是以爲幸平丘之盟上要天子之老則非尊王同懼荆蠻纂弑之君則非仗義甲車四千乘示威於諸侯則無忠信誠愨之意又信邾莒之訴而絶魯使不與盟則不盟不足恥也故直書曰公不與盟首止之盟善也犯衆不盟是以爲貶故特書曰鄭伯逃歸逃者匹夫之事杜氏曰國君輕走羣臣不知其謀與匹夫逃竄無異穀梁逃義曰逃趙氏曰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也以諸侯之尊下行匹夫之事雖悔於終病而乞盟如所喪息浪反何其書逃歸不盟深貶之也或曰首止之會非王志也王惡去聲齊侯定世子而使周公杜氏曰宰孔也

名鄭伯曰吾撫汝以從楚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畏齊故逃歸不盟然則何罪乎曰春秋道音導名分尊天王而以大義為主夫義者權名分扶問反之中而當去聲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衰世之事蘇氏曰諸侯不以王命而會世子世子不以王命而出會諸侯衰世之事也而春秋與之者是變之中也鄭伯雖承王命而制命非義宣十五解揚曰君能制命為義家氏曰鄭伯當陳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後於義為盡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侯而遂去者乎春秋逃之者亦變之中也天下之大倫有常有

變舜之於父子娶妻必告父母舜不告而娶者以父頑母嚚告則不得娶也湯武之於君臣臣不當伐君而桀紂暴虐天命已絶湯放桀武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也周公之於兄弟周公輔成王羣叔流言倡亂欲危王室周公誅管蔡為天下致討不得私其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常聖人盡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其中也噫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矣張氏曰桓公之舉天下之公義也惠王之命一人之私心也鄭伯背公狥私違棄衆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罪之臨川吳氏曰上書諸侯此言鄭伯言七國諸侯之中獨鄭伯不欲與尊戴王世子之盟而逃歸也高氏曰齊侯以

楚數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楚既服遂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盛德之舉也當是時諸侯未有從荆楚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撫鄭從楚甚間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夫齊之服楚所以營圖之非一日矣纔踰年而惠王已導鄭伯以叛之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強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啓之也陳氏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何賤乎鄭伯以其背夏盟也厥貉之會麇子逃歸不書厲之役鄭伯逃歸不書蓋逃楚也必若鄭文公逃齊陳哀公逃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辯嚴矣愚按君之逃惟首止于鄭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道溴梁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來於此見齊桓晉悼之霸不可棄也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乞聖人之予齊晉也昭昭矣○劉氏曰公羊云其言逃歸不盟何不可使盟也非也公羊嫌鄭伯實逃歸者當在盟首戴之前故云爾不知鄭伯本自當盟

及盟之日更自逃去但言逃歸則嫌已盟而逃故出不盟者在盟前逃也

楚人滅弦弦子奔黄

楚始滅中國左傳楚鬭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黄於是江黄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穀梁傳弦國也其不日微國也杜氏曰弦國在弋陽軑縣東南任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弦國愚按光州今屬汴梁路高氏曰齊侯自侵陳之後已起諸侯之叛心至是鄭伯竊與楚通楚人遂滅弦以爲寇中國之兆也張氏曰鬭穀於菟楚之名大夫也輔楚頵以當齊桓雖外受盟于召陵而内懷負固之心至此窺見王懷愛叔帶之意而不悦桓公此舉遂因王間鄭而帥師滅弦弦子書奔不服於楚而逃去之不名以爲尚可望以興復故不絶也黄弦同壤而受弦子之奔楚之滅黄亦自此始桓公不能救弦以啓救鄭圍許之紛紛使桓公此時率諸侯以討楚復弦豈不足以立中國之威而制楚之

橫與孫氏曰楚人滅弦毖桓不能救也○九月戊申朔
十年狄滅温十二年楚人滅黄義同

日有食之○冬晉人執虞公左傳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宫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玩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脣亡齒寒者虞虢之謂也弗聽許晉使宫之奇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晉侯圍上陽滅虢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於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且言易也公羊傳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不與滅滅者亡國之善詞也滅者上下之同力者也穀梁傳執不言所於地縕於晉也其曰公何也猶曰其下執之之辭也其猶下執之之辭何也晉命行乎虞民矣虞虢之相救非相為賜也今日亡虢而明日亡虞矣程子傳書執而不書滅自取也

公羊子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何不與滅也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何氏曰言滅者臣子與君戮力一心共死之辭也不但去滅復去以歸言執者明虞公滅人以自亡當絶不得責不死位也若夫虞公地之緼紆粉反於晉久矣范氏曰時虞已包裹屬於晉故雖在虞執而不書其處晉命行乎虞民信矣范氏曰虞服于晉故從晉命而執其君其曰晉人執之者猶衆執獨夫耳通旨書晉人執虞公衆詞也虞公書爵而不名深著其罪所謂美惡不嫌同詞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為獨夫商紂是也泰誓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孟子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貴為諸侯富有

一國而身為獨夫虞公是也其曰公者非存其爵猶下執之之詞也范氏曰臣民執其君故稱公五等諸侯民皆稱公春秋有州公郭公虞公凡三公非爵三人殊而一致三公外而同歸蓋春秋所賤杜氏釋例虞公貪賄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執之若執一夫何氏曰稱公者奪正爵劉氏曰虞公不名而曰公者其國已亡其地已奪是滅而不能死者也不言以歸驗其為匹夫之實也平庵項氏曰虞公之執前無所由後無所歸如執匹夫然見虞之無國也書滅下陽於始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黷貨無厭平聲之能亡國敗家審矣劉氏曰春秋記事原始見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夏陽始夏陽滅則虞亡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

皆知獨其君不知故春秋因大見其釁於滅夏陽而深没其迹於執虞公使天下之為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戒矣張氏曰虞公貪璧馬之近貨忘家國之將絶而以國之所恃資敵故前書滅下陽而後書執虞公則虞公之自取亡滅與晉獻無道絶滅號叔虞仲之祀片言可見陳氏曰苟同力致滅自其君世子必詳所以滅之之罪書曰楚子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楚師滅蔡執蔡世子有以歸用之苟不同力執其君而國從之矣則不詳所以滅之之罪書曰晉人執虞公以為晉人徒執其君焉耳而虞自亡也王氏箋義滅而稱執者言虞當滅久矣令但執之而已滅號不書者方罪虞以為世戒若書曰晉侯滅號遂滅虞執虞公以歸此實録耳非裁成義理之文也愚按春秋書滅國者三十一其致滅之因或叛彼即此或恃謀或侵地然未嘗没於嗜好而棄其險要以與敵也故皆書滅國以著滅之者之罪

惟虞虢之滅書法不同盖有深意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虞當書滅而不書滅盖下陽者虞虢之捍蔽下陽既取則虞虢亡故書虞師同晉滅下陽者著虞之自滅也書執虞公而不言滅者以虞之滅不待此時也不言以虞公歸則虞公特亡國之君耳或疑春秋不當沒晉滅虞之罪夫聖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物安可拘拘於常例哉如梁亡而不書秦滅胡髡沈逞國未滅而書滅皆變其常法也或曰虞公嘗為天子之三公故稱公執天子三公其罪重於滅國故不言滅虞特書晉執而貶人之未知是否○劉氏曰左氏云晉襲虞滅之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貢于王故書曰晉人執虞公非也虞晉同姓滅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飾修祀歸貢不足以掩其大惡春秋曷為聽之耶左氏恠其文理異常因彫琢遷就為此爾

丁卯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齊桓三十二 晉獻二十三 衛文六 蔡穆二十一 鄭文十九 曹昭八 陳宣三十九

杞成公元年衆桓二十八秦穆六楚成十八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左傳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病鄭也著鄭伯之罪也范氏曰齊桓綏合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而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也杜氏曰新城鄭新密今滎陽密縣愚按密縣屬今汴梁路鈞州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穀梁傳善救許也杜氏曰皆伐鄭之諸侯故不復更敘冬公至自伐鄭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自名音卲陵之後兵服四裔威動諸夏今合六國之

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荀子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注若擊枯葉之易也圍而不舉有遺去聲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左傳元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也故特書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薛氏曰救許書遂者桓公急人之難不窮兵於鄭也愚按書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若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書遂伐遂侵遂入遂滅者譏其憤兵之無已而非有東征西怨之望也惟齊桓遂伐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此與致伐楚同孫氏曰出遂伐之比爾

踰三時張氏曰楚人圍許盖攻其所必救以解新鄭之圍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愚按楚人圍許以救鄭經不書以救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盟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為王室討也晉文遂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劉氏曰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為義無擇於國與邑也趙氏曰左氏云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云云按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

鄭圍以辭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國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又云微子啓如是又何疑乎劉氏曰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

戊辰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齊桓三十三晉獻二十四衛文七蔡穆二十二鄭文二十曹昭九卒陳宣四十杞成二宋桓二十九秦穆七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婁子後同杜氏曰郳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陳轅宣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故勸之城其賜邑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夏鄭殺申侯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

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已公羊傳稱國以殺者君殺大夫之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臨川吳氏曰申侯鄭大夫名也

將（去聲）卑師少稱人（自齊師滅譚以後非君將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稱師）聲罪致討曰伐鄭伯方背盟棄好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扶又反）治之（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左傳）於是殺申侯以說（如字）于齊稱國以殺者

罪累劣為反上也本穀梁僖十年傳范氏曰上下皆失故曰罪累上愚按累事相緣及也言責及其上也不知自反內忌聽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有撫女從楚之命而逃首止之盟齊與問罪之師鄭服逃盟之罪則齊師息矣今不自下齊而乃歸罪於申侯盖信讒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罪申侯而責鄭伯殺大夫之罪如申侯者其見殺何也專利而不厭於盬反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劉氏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申侯雖不當誅其貪侈爭欲亦有以取之張氏曰傳載轅濤塗譖申侯之事盖不可信而言申侯自楚奔鄭理或有之惟申侯不忘故國所以道鄭伯背霸從楚以啟伯主討鄭而致殺身之禍歟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毋

毋音某又音無穀作寧毋音同左傳盟于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修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

國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穀梁傳衣裳之會也杜氏曰甯母魯地高平方與縣有泥母亭音如寧張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臨川吳氏曰疑子華雖聽命於會齊桓必未使之與盟故明年盟洮鄭伯乞盟當從陸氏纂例云公穀無鄭世子華者為是愚按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却子華內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甯母亭屬今濟寧路鉅野縣蜀杜氏曰會四國而二世子在會以著齊桓之德漸見衰矣○劉氏曰按左傳則齊侯為用管仲之言不與子華盟也今甯母之盟實有子華與傳舆矣是何故哉

○曹伯班卒

班公作般昭公也在位九年子襄嗣是為共公

○公子友如齊

愚按甯盟甯母而又使季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三年夏會鹹冬季友復聘與此同

○冬葬曹昭公

己惠王二十八年齊桓三十四晉獻二十五衛文八蔡穆二十三鄭文二十一曹共公襄元年陳宣四十一杞成三宋桓三十秦穆八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陳世子款

下公有鄭世子華左傳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公羊傳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為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穀梁傳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杜氏曰洮曹地夾漈鄭氏曰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抱罕東入河

王人下士也内臣之微者莫微於下士外臣之貴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内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内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隱元祭伯來以私好去聲出聘者不稱其使莊二十三祭叔來聘以私情出訃者止録其名文三王子虎卒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内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音現矣尊君

之義明矣何氏曰衛王命會諸侯諸侯當北面受之故尊序於上啖氏曰天子大夫士雖微亦在諸侯上尊王室也孫氏曰王人微者也序于諸侯之上者春秋尊王故王人雖微序于諸侯之上也張氏曰齊桓雖主會而先王人可以訓矣高氏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惠后主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為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一年秋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旦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為襄王謀者故遣下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之事而王人特為此事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王乞者卑遜自屈之辭乞者卑辭屈已而求之也故求車求金書求而乞盟乞師書乞欲與是盟而

未知其得與否也杜氏曰乞不係得之辭　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孫氏曰鄭世子華雖受盟寗母鄭伯猶懼見討故自乞盟于此張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臨川吳氏曰鄭伯前年徇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高氏曰楚為中國患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年楚又侵鄭三年楚又伐鄭齊桓名陵之役楚始懾服則楚之不復加兵於鄭小白之力也鄭伯曷為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逃盟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絶迹於鄭桓之伯功盛矣愚按春秋書王人

者三盟洮書王人常例也穀衛書王人子突褒之也盟翟泉書王人貶之也于洮諸侯皆書爵而翟泉諸國之大夫稱人則王子虎爲貶可知矣春秋凡伯者主會必書公會而序伯者於諸侯之上首止會王世子而書公及齊侯則王世子在會而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會而序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後此葵丘翟泉柯陵雞澤平丘書法皆同然葵丘不盟宰周公而翟泉以後皆不以王事而盟王室之卿士則晉伯非桓比矣鄭伯乞盟不言使大夫則鄭伯親至于會也不言如會則鄭伯得與於盟矣然不序列而別言乞盟以見鄭伯在會而畢屈以請與於盟耳苟非在會而後至則當如袁僑如會屈完如師先書如會而繼書盟矣然襄三年晉士匄乞盟于齊不書此特書者以見其輕於逃義故不憚屈已以請服也○啖氏曰公穀皆云乞盟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按乞者卑重之辭耳言酌與

之迂僻甚矣假如乞師又如何酌之

夏狄伐晉左傳晉里克帥師以敗狄于采桑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襄陵許氏曰晉恃強且遠不興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臨川吳氏曰齊桓嘗存邢衛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大音泰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者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言夫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一則以宗廟臨之而後貶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范氏曰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于大廟立之以為夫人

按禮大禘升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所以勲勞者而欲尊魯故賜以重祭云云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赤楯戚斧也以玉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佾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文武之舞皆八列互言之又見明堂位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見中庸其指先王言履先王之位則可行先王之禮而奏先王之樂也故雖禘大音泰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去聲維辟公天子穆穆朱子傳言諸侯助祭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

亂名犯分扶問反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為魯安得獨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夫子本不欲觀至此而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

也愚按文定說微與朱子不同然夫子言不欲觀則譏僭禮之意在其中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趙氏曰譏禘又譏致也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遂事之而屬章欲反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左傳閔二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音秘僖元又生而命之氏見十六年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范氏曰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别雖尊其母是卑其父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庶子為後為其母緦是妾不為夫人明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

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稱姓氏其貶深矣

劉氏曰春秋雖亂世未有妾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敎之所由廢上下之所由亂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命之者今以其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故含賵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譏也孫氏曰禘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風僖公妾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家氏曰夫人不氏明其為妾無當于義理也薨葬稱夫人非謂成風可以

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嘗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開薨葬夫人之端也高氏曰明堂位言魯君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今用七月失禘之時矣而雜記載孟獻子之言曰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故七月而禘獻子為之也獻子此時未見於經要之改用七月者出於後人之私意耳用致夫人者言不當用禘而致夫人也愚按哀公欲以嬖妾為夫人使宗人釁夏獻其禮對曰以妾為夫人固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為夫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母為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釁夏猶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于以見魯衰之甚而僖典猶存也○趙氏曰左氏云致哀姜焉按元年哀姜稱夫人以薨明用夫人喪禮已久矣何乃八年始致之乎公羊云譏以妾

為妻也蓋脅于齊媵之先至者按若娶于齊則不當媵先至若娶于他國而公親往未還則无人受脅而立齊媵劉氏曰穀梁云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為見其妾也蓋有深義非穀梁所能見左氏云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按哀姜於此四者唯不薨于寢爾茍謂四者不備不致於廟設令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永嘉呂氏曰蓋僖公尊妾母成之為夫人自此年禘于太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廟見何以不稱姜氏哉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惠王也在位二十五年世子鄭嗣位是為襄王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趙氏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

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十二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庚襄王九年齊桓三十五晉獻二十六卒衛文九蔡穆二午元年 九年 十四鄭文二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二杞成四宋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御魚呂反

公穀作禦說音悅桓公在位三十一年世子玆父嗣是為襄公左傳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穀梁傳會于葵丘宋稱子何也未葬之辭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為無哀矣張氏曰喪僅踰時比之以嘉禮行而稱爵者均為非禮所謂百步五十步之間耳○啖氏曰左氏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按王猛在喪不曰小童又伯子男在喪亦當稱子獨言公侯亦誤也公羊曰不書葬為襄公諱按不葬

者魯不會爾為襄○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公諱有何義乎

伯許男曹伯于葵丘左傳會于葵丘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耋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乎四海程子傳天下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殊會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張氏曰宋地今開封雍丘縣周公食采於周扶風雍縣東北周城是愚按葵丘今屬汴梁路睢州考城縣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杜氏曰宰官周采地天子三公不字

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冡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師保之任也周公為師又曰位冡宰正百工是以宰臣上兼師保周公為師蔡仲之命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冡宰統

范氏曰天官冡宰兼為三公者

舜典咨四岳有能奮庸熈帝之載使宅百揆僉曰伯禹作司空益稷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蔡氏傳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禹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

君奭序召公為保周公為師蔡仲之命周公位冡宰正百工

百官均四海亦不易處去聲也書周官三公論道經邦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之何也入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謂進而為三公宰輔退而為方伯諸侯入乎朝廷之內出乎畿甸之外親疎雖不同均為勤勞王室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陳氏曰桓嘗殊會王世子而不殊會三公春秋是以予桓也愚按尊無二上三公雖貴亦人臣也王世子天王之貳非人臣也故春秋殊會王世子不以儕之人臣之列宰周公雖兼公相之職僅同下士之微者序乎諸侯之上耳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令會葵丘又明王禁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公為盛而桓公之會葵丘為盛宜

春秋備書之而孟子稱之也春秋書冢宰者四咺朋寵妾糾聘大惡皆貶而名之閱聘僖公雖無貶辭然以冢宰兼三公而修聘事於諸侯則亦過矣惟宰孔出會諸侯獎霸主陳五禁使諸侯既知尊王室而且知畏王法則有功於周室者也故諸侯雖與之會而不敢與之盟後此王子虎盟諸侯大夫於王都之側貶而人之尹武公單襄公之盟柯陵單項公之盟雞澤劉獻公之盟平丘皆有愧於宰孔矣然惠王之喪適當同軌畢至之際襄王方居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時桓公不率諸侯會于京師反致冢宰于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弭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揜過歟抑會葬既畢而修禮于葵丘以明王禁歟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穀梁傳未適人何以卒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氏曰不以殤禮降者當為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啖氏曰內女為夫人書卒許嫁為夫人亦然其為媵

及嫁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蜀杜氏曰嫁為夫人則繫國愚按經書内女未嫁而卒者二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耳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為諸侯夫人則服大功大功以下則無服蓋諸侯絕期苟嫁為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則為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九月

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宰孔先歸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公羊傳桓之盟不日此何以日危之也何危耳貫澤之會桓公有憂中國之心不名而至者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震之者何猶曰振振然矜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備之也葵丘之盟陳牲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為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程子傳云諸侯盟見宰不與

會盟同地再言葵丘何也書之重平聲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焉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去聲已上並見孟子以是為盡禁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穀梁僖三葢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本孟子是故會盟同地

而再言葵丘美之也朱子語如葵丘之會名陵之師自是好本末自是別觀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張氏曰一命之詞三綱所係盖修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尊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盖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矣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且明周公之不與盟也愚按桓公以五命之詞約束諸侯而不敢盟宰周公者不敢使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王臣出會皆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于卞會遇二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盟書日穀梁以為美之公羊以為危之褒貶不同愚竊以為是盟乃桓伯盛衰之幾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盖自再盟幽而諸侯協獻捷治戎

存邢衛卻狄盟召陵怗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寧及乎葵丘而伯業盛矣柰何陽穀之會與僖公聲姜肆於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救徐之師綫於救許伐黃不恤謀鄫無成而伯業衰矣故論者謂葵丘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葵丘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蓋由其心有勤怠之殊是以其功有盛衰之漸聖人於葵丘之盟書曰者美其盛而憂其衰也但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唯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八國並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

甲子晉侯詭諸卒甲子公作甲戌詭左作佹獻公也在位二十六年矦子奚齊卓子相繼立皆弒秦納公子夷吾是為惠公○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殺公作弒左傳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弒其君之子奚齊何殺未踰年君之號也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范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子其君楊士勛疏蓋不子者謂不以為君則是不子也

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為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為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並去聲靡不

明且公也其所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愚按衛宣殺伋壽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悼伋壽之亡漢武竒愛少子因巫蠱事殺戾太子而壺關三老田千秋等咸訟其寃隋文以讒譖廢太子勇左右莫不閔默文武大臣皆知其不可而弗敢言此皆人心天理之本然知嫡庶長幼之分不可紊也觀獻公託其子於荀息自知廢正恐有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獻公亦自知之矣周幽王嘗黜太子宜臼子伯服矣而犬戎殺其身事見史記注在隱元年晉獻公亦殺世子申生立奚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大雅烝民篇不云乎天生烝民有物有

則民之秉彝好[去聲]是懿德朱子傳天生衆民有物必有法如君臣有義父子有親是也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彘者前高帝紀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及惠帝即位呂后因戚夫人使人持酖飲之斷其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廁中命曰人彘陸氏曰奚齊以本不正故曰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為嗣獨君意立之明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盧氏曰書里克殺

其君之子知晉之不君奚齊也蜀杜氏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為君春秋不成之為君也孫氏曰奚齊庶孽獻公殺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奚齊惡之也陳氏曰遇弒雖未踰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紲重耳夷吾而立其嬖子晉之亂獻公為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趙氏曰齊舍亦未踰年君也不云其君之子故𣪍梁國人不子之義是也張氏曰奚齊謂之其君之子以晉獻殺適立庶而奪之也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高氏曰國人不君之而書曰君之子此春秋辨疑似之罪而曲盡人情之所難也

辛未襄王二年十年齊桓三十六晉惠公夷吾元年衛文十蔡穆二十五鄭文二十三曹共三陳宣四十三杞成五宋襄公茲父元年秦穆十楚成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孫氏曰公始朝齊也

不至者朝桓安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莊公因昏姻一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幾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令僖公始朝齊見於葵丘之後霸體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伯主自此始矣啖氏曰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如趙氏曰周之制朝聘也有數今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臨川吳氏曰僖公兩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一朝齊昭繼前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天下無道惟有小國朝大國故魯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衛齊鄭與魯齊等則相聘而已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晉哀不能與抗而魯朝之辱莫甚焉 ○狄滅溫溫子奔衛左傳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即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杜氏曰蓋近周之狄滅而

居其土地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於温故曰温子張氏曰温今孟州温縣周畿内國成王時司寇蘇忿生之邑畿内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權輿也臨川吳氏曰狄於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葢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敢伐大國之晉今又敢滅畿内之温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闕也蜀杜氏曰弦江黄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也今温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愚按温國在今懷孟路孟州温縣○晉里克弑其君卓公作卓子左傳荀息立公子卓以葬里克殺公子卓于朝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里克君之也劉氏曰國人不君二孺子而曰弑其君是里克君之也里克不致死於申生中立以

圖克難故乎殺申生而立二子者是乃里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乃旦反下同里克使優施飲於鴆反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晉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優施曰吾來里克一日而已子為我具特羊之饗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郵驪姬許諾乃具使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妻曰主孟啗我我教兹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烏烏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苑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苑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奠不飧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言戲乎抑有所聞之

乎曰然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丕鄭曰惜也不如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況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不可及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是謂持祿容身速獻公殺適音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弒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通旨此董子所謂其實為善而不知義故被之空言而不敢辭者也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

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貴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貴幸而免充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弒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弒誅死之罪本荀子充之謂也張氏曰里克因優施鳥烏集枯之歌欲中立以免難驪姬遂得以成其殺申生之謀及獻公卒乃殺奚齊卓子而欲納重耳聖人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

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讒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朱子語晉里克事只以春秋所書未見其是非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不定遂有中立之說他當時只難里克克若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退他若柰何不得便用自死令驪姬一許他中立他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韋孝寛初甚不能平一見衆人被殺便去降他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甯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衛無逐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皆在媮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為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吕氏誅少帝也似此

皆不明於大

臣之分者也

及其大夫荀息左傳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荀息有焉公羊傳及者何累也弑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孔父仇牧皆累也則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奚齊卓子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不正廢長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君嘗訊臣矣臣對曰使死者反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荀息立卓子里克弑卓子荀息死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傳言及以尊及卑也荀息閑也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弒而死於難乃旦反書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通旨聞聖人取其受獻公之託能不失信宗襄受齊桓之屬穀梁以戰亂為惡宗何哉曰荀息受命傅幼子卓見弒而死難是不食其言猶足取爾無虧居長又立乎其位宗襄奉少奪長以從齊桓不正之屬所以深惡之也或曰息既從君於昏謂荀息為獻公傅其庶孽使殺正嫡不能諫正朱子語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受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

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論語）而君子以信易生（詩兎爰序）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張氏曰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節書家氏曰荀息既許獻公以死難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早知二子之立國人不與而力辭託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為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君大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甚荀免之惡也愚按春秋書死節者三公羊於孔父曰義形於色於仇牧曰不畏

強禦於荀息曰不食其言然則息之守信比於正色而立於朝委身以推觔敵者固有間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視石之紛如徒人費賈舉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為此善於彼也五季馮道以司徒兼侍中受晉祖託孤之寄死肉未寒背其顧命庸非荀息之罪人乎故朱子曰荀息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也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薛氏曰當是時患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虢滅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溫名陵之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舍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患楚而歐以伐戎非用人之道也愚按杜氏注北戎為山戎然春秋書戎有善戎有雒戎有茅戎有戎蠻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别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晉

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晉郤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十年夏周

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侯殺里克以說將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此雖然子弒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劒而死公羊傳里克殺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乎於是殺之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里克弒二君與一大夫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申生曰吾寧自殺以安吾君以重耳為寄矣刎脰而死故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

里克殺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者惠公殺之不以其罪也孫氏曰公立懼克害已以是殺克故不得從討賊之辭蜀杜氏曰明惠公

不以弒君之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于僞反下同）罪罪之也
弒者為重（平聲）耳也夷吾曰是又將殺我也則謂克曰
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
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何患無
詞臣聞命矣伏劒而死若惠公既立而謂克曰先君
命大夫為世子傅世子死非其罪而大夫不之恤若
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大夫又殺之以及卓大
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之命乎（做左傳語）則克必再拜而

死不復扶又反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

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通旨里克前諫獻公

謂冢嗣不可使將君子稱其善乎父子之間後殺奚齊協國人之望可謂善矣然不能死申生之難致晉國大亂者五世縱卓子立而又殺之聖人書弒其君此則惡矣此里克之迹至難明也凡弒君者皆賊也若謂不死申生之難而有弒君之惡何以書殺其大夫又不與州吁無知為比乎此里克之事至難斷也夫春秋大法賞善罰惡不容私也里克弒二君其罪顯矣使惠公上告天王傍連方伯受命而立奉詞伐罪以討里克弒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焉聖人必書曰晉人殺里克今惠公上不顧凡下不恤弟外賂秦伯內賂里丕將以求入則里克之弒惠公心所利耳又懼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不利於已乃私憾而

殺之此豈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公之殺克内歉而懷愧克之受誅勢屈而心不服穀梁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聖人安得削其大夫哉衛侯衎許政由甯氏喜遂弑剽衛侯得入惡喜之專遂殺之夷吾衎之賂里甯以圖復國其事正同克喜之見忌而死其實不異故其殺皆書以官高氏曰夷吾初許賂秦與里平而得立既立背内外之賂又恐其復名重耳以為已害故殺里克以自觧本非討罪之意故以專殺大夫例書之明其託不得已而殺之也朱子語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張氏曰里克在獻公父子則為賊而惠公幸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已懼其又將以已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辭書之也陳氏曰討賊不言大夫其曰大夫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則是殺大夫耳在位獨里克乎督相宋莊翬相

魯桓前乎此矣里克殺以他故而後見焉自宗萬而下弑君無討者凡賊再見猶夫人也若里克甯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雖然有荀息在焉則猶有臣子也愚按平鄭非弑君之賊而惠公亦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討賊矣討賊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甯喜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下相殺為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啖氏曰公羊云曷為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為文公諱也按此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

秋七月○冬大雨雪 雨于付反雪公作雹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高氏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書申酉戌月皆非大雨雪之時也故此尤為異

壬申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十七晉惠二衛文十一蔡穆二十六鄭文二十四曹共四陳宣四

十四杞成六宗襄二秦穆十一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丕浦悲反左傳晉侯使丕鄭聘于秦且請緩賂言於秦伯曰呂甥郤稱冀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名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秦伯使泠至報問且名三子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丕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騅歂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黨也丕豹奔秦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丕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蘇氏曰鄭請秦伯出晉君而納重耳鄭則有罪然鄭之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

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傳例稱國以殺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請于天子兼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忌濫刑危其國也左傳秦伯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其言多忌克難哉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失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平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高氏曰平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名重耳是懷貳心以事君也鄭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愚按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為命大夫稱字非是傳但言鄭者省丈如經書樂祁犂而傳言樂祁經書箕鄭父胥甲父而傳止稱箕鄭胥甲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為大雨雪後乎陽穀之會為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儆其怠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何氏曰大雩者公與夫人出會不恤民之應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覩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黄不能救凡此類屬章欲反詞比毗志反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音現者也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孫氏曰參譏之也薛氏曰夫人齊侯之女也歸寧可也為會而從夫于外非歸寧之禮也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講者必有所不及而

般樂縱肆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救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高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轍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廁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家氏曰桓公之始伯憤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戮諸夏肅然無不俯首聽命其伯基實在於是齊襄衛宣汙染之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為陽穀與卞之會伯業其衰矣乎愚按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此稱及則僖公猶能防制云耳魯頌稱聲姜為令妻則聲姜必無文姜之行矣

秋八月大雩穀梁傳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臨川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

禮也○冬楚人伐黄左傳黄人不歸楚貢楚人伐黄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范氏曰謂諸侯宗之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黄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謂閔小國之遭橫逆而方伯不恤也遠國慕義而去逆効順所謂出自幽谷遷于喬木也本孟子春秋之所取也被皮寄反兵城守更平聲歷三時據是冬伐黄明年夏滅黄告命已至而援去聲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從

簡書安與國之義矣滅弦滅温皆不書伐滅黄而書伐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陳氏曰滅不言伐此書伐病桓公也以貫之盟陽穀之會徒以亡其國耳張氏曰中國外域之勢相為消長而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怠毋荒四夷來王桓公怠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興伐黄之師也臨川吴氏曰楚之强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如事天子之禮黄既從齊霸故不歸楚貢而楚伐之至於亡也愚按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業之盛則其功大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顔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仲諷諫之力也盖葵丘以後管仲既卒則侈然自肆凡所以安中國而𢪛同盟者皆懈怠苟簡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

五年則滅黄之時蓋未卒也豈史記之說有不足信抑或仲諫桓公以救黄而不從歟

春秋胡傳附録纂疏卷十一